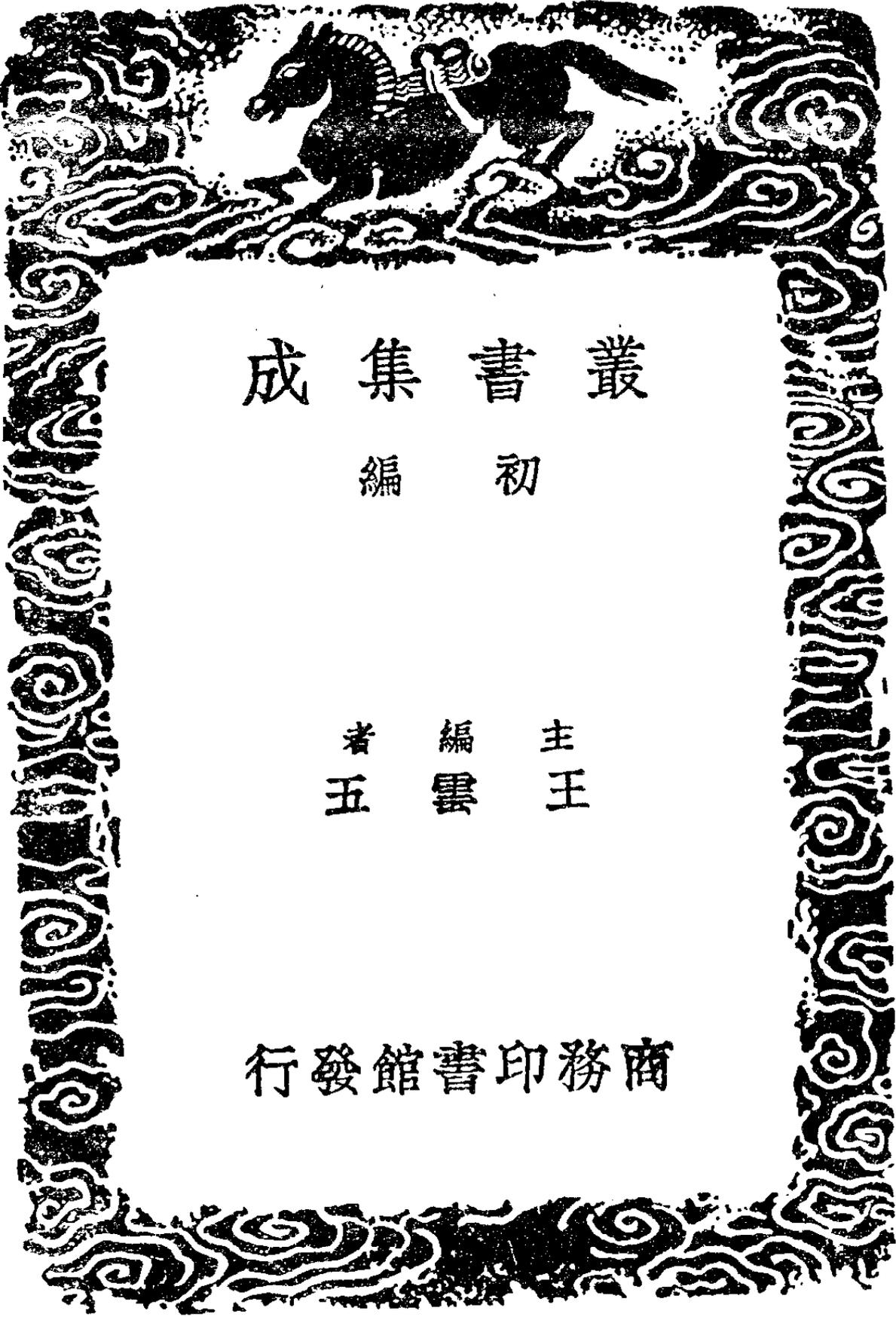


白雲集附錄詞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白雲集
附詞附錄



3 0645 1865 1

許謙撰

白雲集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序

我國家文教休明。隆重師儒。特行配享之典。命兩浙督撫大臣。廣宣德化。纂修誌書。博采先賢遺文。以彰盛事。婺州素稱小鄒魯。名儒接踵。余來守是邦。延訪理學。如仁山先生。居敬立志。繼王文憲之傳。分別理欲。接北山文定之學。蓋二先生之得統於朱子者。金氏有以演其脈。而孔孟之學。賴以不墮。厥功懋哉。又再傳而得白雲許先生。本師說爲著述。與何王相表裏。爲能推明洙泗之心傳。故人稱爲紫陽世嫡。夫著書立說。以發明聖道者。前賢之功也。網羅遺文。以傳之不朽者。後人之責也。在文定公已有文集十卷。以及學庸啓蒙通論。近思錄諸篇。皆有發揮。至若文憲公所著之書。則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文章指南等書。凡數百卷。特其文多放佚。未能彙成全集。心甚惜之。雍正己酉。文安公之後裔孔時。出其家藏手錄之書。得大學疏義論孟考證。及文集五卷。鈔板行世。而猶以未睹許文懿公之書爲歉。因竭力搜羅。幸獲文集四卷。質諸何王金氏之言。文異而道同。皆所以接紫陽之踵。演洙泗之派。如百谷之朝宗於海。所謂滴滴歸源者也。因以兩先生之書。彙成一集。以副聖天子崇儒重道之至意。以見配享兩廡之有由。且可以識正學之有宗。而朱陸異同之辨。亦瞭若指掌。異日倘得並集何王二先生之書。與此合爲全集。於以紹前賢而啓後學。余更有望於有心斯道者。是爲序。時雍正十年五月上浣。中憲大夫知金華府事襄平馬日炳撰。

序

083
112/
2:2080

原序

葵學自北山四傳至白雲先生。中間魯齋仁山。兩世皆單傳。至白雲而天下渾一。燕趙齊魯淮揚之士。皆百舍重繭而至。登弟子集者。幾於千人。道風廣布。十倍於前矣。嘗試論之。北山如良玉溫潤。魯齋如明霞麗天。仁山如金刀切玉。白雲如和風被物。故其行廣。惜無嫡嗣。而葉景翰。范景先。皆有道者。柳道傳。黃文獻。宋文憲。皆私淑門人也。白雲著書甚多。今惟有零篇剩語。散見於諸書。而鮮見其全。好古者則重價購之。不可得。予得此本於弟子蔡六平。急思得其人。鐫而布之。計惟有金太學孔時能。時仁山集初告竣。而金華徵獻。略方鳩工。未卽與言。適構李戴碧川先生爲麗正書院師。予門人黃殿選。攜此往示。戴先生喜而序之。見孔時。愆患之。遂決曰。此仁山弟子書。猶吾仁山書也。先儒凡著一書。皆其一生之學問。與其一時之精神所到。精神之在天地。不可磨滅。如燈將燼。必有人焉。吹其焰而續之。此皆彼此交感於作者之精神。而默應於數百年以前。與數百年以後者。此數卷書。白雲著之。吾也。藏之。孔時刻之。戴先生從旁鼓舞之。彼此相湊。若或使之。予以深山老學。以書爲命。無足爲難。難在孔時。然則孔時。信今之超出流俗。而默與先賢相感通於性命間者也。時雍正十年四月。旣望。東陽後學王崇炳。虎文謹敘。

原序

水行地中。千條萬派。莫不從崑崙發源而來。猶夫學者窮經立說。傳道解惑。有不自洙泗來乎。由洙泗而濂洛。由濂洛而關閩。一脈相承。道統綿綿弗絕。何其盛哉。嗣後有造邪說以亂之。招岐途以引之。而終不能蠱惑人心。必以紫陽爲傳道之準。斯時知有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相與扶植而輔翼之。以爲功之至鉅者矣。而不知無何王砥柱於乾道咸淳之間。必不能傳於金許。無金許振興於紹定大德之時。又何能綿遠於今茲也哉。嘗讀仁山文集。知其傳道於白雲。始而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旣而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總不外聖門博約之教。而先生遂領斯旨。身體力行。卒成大儒。考其從游年月。不滿三載。而仁山先生歿矣。非信道之篤。能如是之速哉。又嘗讀元史。至儒林傳。載許先生行實云。制行最嚴。所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時。想其生平行誼。殆顏閔之流與。其書不可不傳。傳其書。則傳其道也。婺州金子孔時。仁山先生之後裔。篤好理學。刻成先集。欲購白雲先生著述。同刻一編。以表師弟相承之誼。而難得其書。東陽王虎文先生。博學君子也。藏書最富。有先生舊刻文集四卷。什襲寶之。聞欲重刊。欣然發出。借錄副本。愆患剗。流傳海內。以勸來學。成人之美。莫善於此。故不揣鄙陋。樂而序其顛末。未知世間寶光。必不終掩也。雍正十年夏四月朔。樵李後學戴錡書。

墓誌銘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占籍京兆之興平。後有官於吳者。因家焉。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尙書。六世祖實。元豐間始居笠澤。尋又徙婺爲金華縣人。曾祖諱經國。祖諱應龍。皆弗仕。考諱旣。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君日宣之次子嗣。卽先生也。先生天資高嶷。甫能言。貢士君之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淪沒。先生稍長。僑居城闔。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廢。所涉向博。知解且至。旣開門授徒。而猶有所疑。無所從質。聞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己而學焉。金先生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醱鹽旣加。則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先生聞之惕然。是時金先生年七十。先生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而所居相距尙遠。會金先生設教於呂成公祠下。乃獲便於參扣。金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先生由是致其辯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金先生歿。先生益肆充闡。多所省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向北而行。先生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禳。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

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而素志冲澹。以道自樂。潮東憲府聞先生名。而不察其志。辟以爲掾。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材異等。副使趙公安偉。舉遺逸。亦皆固辭。趙公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先生。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欣然爲之起。而不久留也。先生旣東還。以目眚倦於應接。屏迹入華山中。學者翕然。蠶糧笥書而從。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戶屨尤多。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辯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無倦。攝其麓疏。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爲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殆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子。望聞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爲恥。搢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卽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省臺諸公。若王公士熙。耿公煥。王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端。吳公燾。趙公天綱。陳公忠謙。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於中朝。鄉闈王司曹集賢鑑。楊翰林剛中。亦率同院刻上其名於省闕。郡復以遺逸應詔。先生終不爲動。仍紀至元之元年。屬當大比。諉先生以文衡。亦莫之能致也。嘗謂吾非必於隱以爲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爲上務。講授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徑入焉。則聞其無人。侍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耶。其習於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先生少羸孤。不逮事架閣公。

及其夫人韓氏。而事陶夫人。克盡子職。兄璟。性剛嚴。委曲承順。怡怡如也。時氏姊有子而貧。無以爲養。迎歸奉之終身。鍾愛二子。而教飭有方。冠婚喪祭賓客之禮。必盡其情文。旣老而益艱瘁。僦屋以居。有田不足具饘粥。而處之裕如。門人呂權。蔣玄。金涓。方爲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病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溫。及奔兄璟。喪於廣信。疾增劇。不果於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年冬十月。疾復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死殆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於弟。元復請所欲言。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享年六十有八。娶朱氏。承直郎廣德路總管府推官天與之女。子男二人。長卽元。次亨。以爲兄璟後。先生葬以其明年春正月壬寅。墓在縣西北婺女鄉安期里。交友來赴者若干人。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合泉布營葬事。因其自號。而題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其又明年。學者相率上狀郡府。祠先生於學宮。僉肅政廉訪司事杜公秉彝。建請贈官賜諡。未報。先生於書無不觀。窮探聖微。期於必得。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敢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敷釋義理。惟務平實。每戒學者曰。士之爲學。當以聖人爲準的。至於進修利鈍。則視己之力量何如。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舍其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願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買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始予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

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新得愈深。與己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讀詩集傳有名物抄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備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探遠搜。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先生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其言春秋三傳。有溫故管窺若干卷。間以春秋大義數十百條。與友人張君樞極論之。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互考訂。求聖人制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說。其語學者必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友人吳君師道得呂成公點校儀禮。視先生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脗合如此。有老儒自以爲善言易。力詆程子。先生與之反覆辯論。辭詳義正。老儒語塞。乃謝曰。不意子之於易若是其精也。先生中年以還。仰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諸儒於象辭變占。各有攸尙。要不可舉此而廢彼也。然獨未有所論述。豈不以孔子晚始好易。孟子深於易而不言易乎。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尙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也。書成。以示張君樞。爲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之大儒言災異。皆欲近修人事。上答天變。況聖賢之培植基本。祈天永命者哉。

有國家者不可不仁民。蓋以此也。先生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刻貫。一事一物，可爲博文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至於釋老之言，亦皆洞究其蘊。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辯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凡其書俱已行於世，述作之大意，則見於序引。文多不得以盡載，有三傳義疏、讀書記，皆稿立而未完。諸生有日聞雜記，未及詮次，其藏於家者，有詩文若干卷，文主於理，詩尤得風人之旨，有自省編、晝之所爲、夜必書之，殆疾革始絕筆云。金先生所著論語、孟子考證、資治通鑑前編，皆未遑刊定，垂歿以屬之先生。今二書得以大備而盛行，先生力也。自聖賢不作，師道久廢，宋初學者有師，始於海陵胡公。先生六世祖受業於海陵，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溯流窮源，折衷羣言，而統一其歸，使學者有所據以從事。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旣得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黃公，而文憲王公，於文定則師友之。金先生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皆婺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爲朱子之世嫡。先生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遭逢聖代，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於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而益尊，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葬以卜年，而元以張君樞之狀，俾潛爲之銘。潛之少也，無所識知，莫能從先生遊於高明之域，奔走汨沒，不知老之將至，而爲庸人之歸，鄙陋之言，何足形容有道者氣象乎。重惟先生之交遊，多已凋謝，而潛偶獨後死，義不得辭也。敢悉取狀所述，序其首而爲之銘，以系於左方。銘曰：道學之傳，天下爲公。婺之儒先，獨得其宗。鉅人迭興，踵武相接。逮於先生，綿綿四葉。先生之學，

能自得師。實踐之功。出乎真知。萬殊之差。無微不析。一本之同。會歸有極。酬酢萬變。志用其中。涵養本源。以敬始終。際茲休明。力扶正學。聞風而來。罔間南朔。陽春時雨。隨地發生。洪纖高下。始仰曲成。迪惟前人。學有師法。克生後賢。規重矩疊。先生有作。彌大而昌。師嚴道尊。於昔有光。先生之身。斯道所寄。視其安否。以爲隆替。天胡不憇。不訖耄期。山頽木壞。人將疇依。不亡者存。遺書孔有。文不在茲。尙啓爾後。

白雲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擬古戰場賦

序

贈李仲謙序

送胡古愚序

送郭子昭序

送林中川序

送尉彥明赴開化教諭序

送許克勤赴新昌教序

送遶公平赴武義教序

記

故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朱公壙記

行狀

總管黑軍石抹公行狀

治書侍御史趙公行述

卷之二

啓

答潘明之啓

上憲使劉約齋啓

回潘縣尉啓

賀趙松澗除行臺治書啓

賀憲使敬威卿除江西參政啓

賀蕭北野萬戶破賊啓有序

文

復張子長文

代副使趙公祭扎忽解平章

代副使趙公祭王仁卿中丞

祭朱治中文

書

上宋經歷書

上李照磨書

答吳正傳書

上劉約齋書

回南臺都事鄭鵬南浼點書傳書

與趙伯器書

代人上書補儒吏

回南臺都事鄭鵬南浼點書傳書

卷之三

論

學校論

朋黨論

雍姬論

白雲集目錄

說

夾谷可與字說

姚原魯字說

講義

八華講義

七政疑

答或人問

示及門

箴

學箴

贊

書菴贊爲石抹執中作

北野兀者贊并序

李齊賢真贊

題跋

題趙仲明神

題節婦朱氏詩卷

跋潘明之所藏吾丘衍書素書

跋陳君采家藏東坡墨蹟

跋妙沙經

跋趙閒閒註心經

卷之四

四言古詩

白鳥六首有序

鬱松贈陶思齊任通波驛長

松澗頌趙治書自號

五言古詩

復和王申伯詩

申伯和予詩不會意其言甚悲余心少之又作以終其政

上李照磨四首

酬潘明之

贈禽演周梅鼎

觀水

寺中有蔣身卿索詩卽席贈

題曹提領湘靈廟聞樂見燈詩卷

遣興十首

送蕭仲堅隨伯兄赴江陰三首

次韻

次韻木冰

次韻景文杭州見寄四首

贈金月華

贈江行父四首

送高經歷八首

孔衍皇幼年能書大字以女妻之

趙天樂見示所著詩歌因賦短句奉贈

遊山二首有序

贈潁川趙璉十六首有序

送李榮甫知事遷淮西三首

送姜君澤赴浦江縣教

牧牛圖

孔濤巨源攜八世祖中丞擊蛇槐笏求詩

酬石抹州判六首

送何雲巘

石門洞

思遠樓

華蓋山

中川龍翔興慶寺

暮過東津館

遊鍾山至八公德水

酬胡古愚三首

題蔣廟

舟中雜興五首

釣臺詩并序

送胡秋白衢州學正

送敬參政

山中次韻酬馬生

採藥

贈相士蔣竹山

城東南有虎羣行有司命獵者捕其二以獻三首

種松

對竹

寄友人

用潘明之韻贈陶思齋

又用韻遣興

遊里城栖霞寺衆將遷書塾

蔣聲父和前韻後衆不果遷再用韻

酬吳正傳

五言律詩

莫春郊外

遯山先生挽詩

遊智者寺

贈閑雲屋

戲題智者法師所浴瓶

次韻潘明之見勉之作

蕭兄臨行索詩卽席賦贈

次韻邱以道三首

金先生挽辭二首

鄭夫人挽辭

己酉余年四十

花溪道中

浦川方仲觀入城從學繼入公門今歸侍親求詩

秋夜

過太湖

偕璉城南晚望

七言古詩

次韻鄭性之遊多寶寺

題延月樓

酬潘明之

聞潘明之來錢塘因何先生行聊用寄懷

題金月華藥物火候二圖

贈滕玄一

再贈江行父有序

酬趙玉相併寄意方存雅

遊龍回寺碧雲堂有何無適草書

次韻方存雅登八詠樓感舊

立秋日寄趙璉

題趙氏復墳詩卷

送方存雅遊永嘉

送諸暨俞州判

馮公嶺

題姑蘇臺

雨花臺

春城晚步分我字

友人招飲榴花下

七言律詩

送焦達夫

贈王斗山

謝趙肅甫遺著

次韻潘明之易巾

三月十五夜登迎華觀

青田大鶴洞

放棹行

自飛霞觀登積穀山

自江心回復遊西山

西山萬象亭

故宮

九月十七日登清涼寺翠微亭故址

春夜次韻二首

送余之間赴烏臺

次韻子昭

次韻王中齋登拱翠樓詩

秋莫有懷

次韻王景元春莫

寄許克勤

七言絕句

卽席用蘇世賢韻送郭子昭

社日

哭空谷師

次韻潘明之秋思

舟中贈璉

過西湖

夜過黃泥渡

趙昌甫詩卷

詞

次韻潘明之祝英臺秋思

蝶戀花

白雲集卷一

元許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

賦

擬古戰場賦

客有好遊者。籟金橐糧。脂車秣馬。四海之廣。萬里之遙。謂皆始於足下。蓋將追豎亥之遺蹤。繼子長之轍迹。于以觀天地之大。於是浮河絕江。登隴下阪。途平馬疾。地險車緩。或臨深而俯瞰。或升高而望遠。對景物之虛曠。每徘徊而周覽。爰至巨野。恍若望洋。右倍山陵。前阻大江。紛灌莽之杳杳。鬱叢薄之蒼蒼。縱一瞬而莫際。眇乎其數千里之封疆。爾乃心存目想。計度數量。豈古人有事於此。遺迹尙存乎渺茫。周迴隱隱。若城郭之邈迤。峯隅已壞。而塊土成岡。頽垣斷續。綿延將百雉。類乎築甬道以取粟於敖倉。其汗下而漸漬者。蓋昔池而今隍。毀轅敗輻。朽腐而僅存。其彷彿斷刀折戟。消剝而何有乎鋒鋞。是時也。林木將脫。原草未黃。風颺颺兮吹籟。日淡淡兮流光。羌四顧而無人。幾欲去而徬徨。就熟路以騁駕兮。久而至於野人之籬落。召彼故老而訊之。然後知爲古之戰場也。感慨前修。俯仰陳迹。肆盤桓以夷猶。不忍去者累日。行戰地。弔遺址。連井竈。綴壁壘。守則負險。攻或背水。料勝敗之靡常。嗟歲月之已幾。吾嘗緬想英雄角力。



於斯地也。發卒募兵。聚芻積粟。破鉏耨而成棘稍。買刀劍而賣牛犢。賁育之士。肩摩袂屬。勇敢虓虎。捷若飛鶴。一鼓氣作。三令容肅。雷轟礮石。電掣神靈。奮戈揚盾。穿胸洞腹。短兵近接。鐵騎橫蹙。殺氣排空。黃埃亂目。或乘利而得雋。或逐北而遇伏。或集厚陳而制勝。或懸孤軍而全覆。及乎弓已絕弦。矢不遺鏃。積骸爲觀。斷指可掬。姑小卻以俟後圖。宜戢兵而虞大釁。以今度古。不能盡變化之萬一。而戰陳之具。鉦鼓之聲。雖百年而猶信宿。是以竹樹吞吐煙塵之表。目眈眈乎昆陽之旌旗。鶴鶴嘹唳風雲之間。耳聒聒乎八公之草木。月白兮。觸體寒。天陰兮。鬼聲哭。彼進取之君。爭城爭地。而暴白骨如草菅。忍使天下之人。兄散弟離。子孤父獨。自夫達者而觀之。何異左蠻而右觸也哉。方今堪輿塊扎。開統拓迹。自江左之獻版圖。未嘗復有干戈之役。遐荒莫敢不來王。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民皆安土。地不遺力。睠此大墟。固可制井經而務稼穡。飛潛動植。皆囿於發生之仁。熙熙如登春臺。而享太牢之物。於是舞干羽于兩階。朝衣冠之萬國。

序

贈李仲謙序

古之教者。自里閭至國都皆有學。自八歲至成人皆有教。其教之之術固詳。要其歸。禮樂二端而已。抑俎豆登降音器歌舞。爲之禮樂乎哉。反而求於吾心。則敬者禮之原。和者樂之本。然所以動息有存。不使斯

須去身者。正以培植其本原。積於中者。廣大成全。則其發於外者。沛然有餘。措諸其事業。無不當。蓋內外交養而相爲用也。三代而下。教者異法。至於以文辭誘人。可謂外其所當務。而今復翰墨詩章。論材抑末矣。東陽縣博李君仲謙。旣蒞事。執脯修之贄於郡庠。而某適與之會。視其容貌甚溫。聽其言舒徐而有文。庶幾習於禮樂者。君故名家。其所養有素。願推所蘊。以淑諸人人。俾學者幡然知禮樂爲先務。厚其積而痛抑其末。斯善矣。東陽爲婺望縣。山水佳秀之氣。所鍾名哲輩出。今以經學文章名家者。有其人。昔子賤治邑。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矧君掌教鄉邑。而年且富。是宜效先覺之所爲。取人之善。以爲善。且古教人者。必以身先之。而聖賢之闡。未易造。幸君亦無虧一簣之功。以率先之。將見百里彬彬於禮樂。豈不盛歟。居數日來別。求贈言。謬書此爲李君勉。

送胡古愚序

東陽婺望縣。東南山水嘉處。自天台赤城。蜿蜒盤礴。綿延數百里。亘爲玉山。又數十百里。峙爲雙峴。經野建邑於焉。是依山之幽深秀特者。水必源於其間。稽之郡乘。浙江之浸。實肇林壑之下。經流曼衍。過于雙溪城南。澄瑩甘美。瀾湧湍激。不舍晝夜。天雨時至。瀉洞奔放。勢可勝萬斛之舟。氣之積也厚。故其發也巨。終至于不可量也。山結水融。生物必異。靈而爲人。亦必有奇俊超邁不規規於流俗者。夫良材美箭。佳果旨酒。人皆得以爲利。士君子之敦詩書。修辭蹈禮者。籍籍滿耳。而余之所見。多侈辭宏論。凌絕卓越。聽其言。觀其容。發揚蹈厲。每恍然自失。以余之駑下。固不足窺其際矣。意山水之鍾而奇俊超邁者。殆不必於

此歟。余固有所待也。嘗聞胡君伯仲子姓。皆務學深造。未能盡交。往年遇古愚子於市。友人蘇世賢指曰。此東陽學者胡君也。將試仕於金陵頻宮。今行矣。揖而過。不暇交一語。余重恨之。皇慶二年夏。余遊金陵。而君尚在講席。其氣粹溫。其儀濟躋。誦其文若詩。皆清平古雅。余向之有待而欲見者。其在古愚子乎。夫聖人之道。常道也。不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應事接物之間。致其極。則中庸而已爾。非有絕俗離倫。幻視天地。埃等世故。於老佛氏之所云者。其道雖存於方冊。而不明於世久矣。周程張朱諸子出。而關邪扶正。破昏警愚。秦漢以來。千五百年。英才多矣。而有昧於是。吾儕生於斯時。未必能躡於千五百年之才。而獨有見於聖人之道。如是其明也。幸而生於諸子之後。固當平氣虛心。隨而求之。階之梯之。以達乎上。顧實有益於己而止。何庸倔強自意。撫奇務新。力與作者爭衡。又將轆而踐之哉。古之立言者。誦於口而可以心存。存於心而可以身踐。而成天下之務。則聖人之道也。今口誦之而不足明乎心。降其心以識之。而不可施於事。是則老佛之流之說爾。爲老佛之說者。措之事固不能行於跬步。而自理其身。庸可以爲善人。則好爲異說者。其風又下於彼矣。道在天地間。弘博精微。非可以躁心求也。而乃攘袂扼腕。作氣決背。售其說而競後息。欲以厭今人。陵古人。則吾未之信也。古愚氣和心廣。余嘗欲與從容論之。而以滿秩解去。君采芹藻之英。將以道淑諸人者也。以余之說評之。然歟。否歟。余非敢爲子勉也。子固余所敬也。

送郭子昭序

君子尙志。修己以及人。不廢學也。然下學上達。功不可畫。可仕而仕。進退有義。故自治常嚴。而及人者不

汲汲學每病於滿與怠。自滿者不思益。意怠者不足有爲。如是則所謂及人者。豈果有志於行道哉。亦慕榮務得而已爾。進修以爲之本。可仕之幾合於義。由是而行其志焉。君子固所願也。今之仕者。必欲登風憲之門。謂無掣肘之虞。得以遂其志。暨入其闕。乃無所志。而可恥者有之矣。吾友汝南郭君子昭。自浙東憲史遷浙西。復升爲御史掾。好善惡惡。介潔正平。所至有聲。昔者余與子昭同受業於仁山先生。時師門數十人。惟子昭與余合志以求道。溫厚靜恭。不汨流輩。羣會無常語。晝講肄有條。夜執經問辨。析理較毫縷。率下漏過半。疲極俱罷。抵足臥。覺則復共索所未悟。稍閑各言其志。思苴漏易弊。振奮以邁尋常。若是者甚久。後雖從仕。時相過語。不改不遷。別五載。復會金陵。道平生驩。皆敝離羣。而自致者。子昭徧循大江之南。獲交當世君子。多隨其高下。師尊之。友接之。所自得者益廣。而其正本大綱。不倍師說。大夫士論子昭當官廉慎。有補公道。如出一口。是子志真可尙。滿與怠之心未嘗生。而於修己及人。兩無愧矣。爲憲掾史。三考滿秩。捧臺符上京都。類吏部選。調九品官。常事爾。未足爲子喜。方今拔類獎賢。以子之才。何所不至。夫年進則責備其德。位升則愈大其任。惟篤其初志。不忘所能。而知所亡。實於中以應求者。不負其名。則官之崇卑。非所較也。余性不喜諂。且知子昭最深。嘗慕淵路相贈處。而余亦爲千里游。故以爲贈。

送林中川序

漢自蕭何以佐命爲相國。而曹參次之。二人皆吏也。故終漢世選官多繇吏。後雖設科博舉。而繇吏進者未嘗廢。名公卿大夫。今可指數者。班班也。而自郡縣吏積功致大位者。尤卓然。如于定國、楊震、陳蕃、王允。

寇恂、馮異、趙廣漢、張敞輩數十人，皆繇是出。蓋天地儲材，以爲時用。視上之所好而趨之，得其人皆足以輔化興治，不必較其所從來也。然昔之進者，雖自吏選，莫不尊德問學，秉義守禮，尙廉恥，謹節行，故能師表當時，流芳千載，非特操筆書牘，玩法舞文而已。聖朝混一之初，革文華取士之弊，它科目未設，選官頗類漢法，而庶人在官者，皆以年勞敘遷，可計日以俟進，其任用之重，蓋過於漢矣。故得人有爲名公卿大夫，亦不愧於古。永嘉林君中川，久故儒家，抱學問而業吏，自縣若州，累升至於郡，來是郡，居數載，徧歷諸曹，上官稱其能，下民服其明，士大夫誦其廉，休日每訪余爲文字交，言麀麀皆有理致，賦詩則雅麗清新，語政事則優柔純熟，不迫不弛，可謂才矣。處郡曹滿三考，佩省符領州縣幕，常事爾，可計日而取也。以君之才，宜有知者，豈久拘閔常文而局縮於此耶？繇是而爲大夫卿公，亦豈異哉！今大府循例，更調天台，夫瓊臺華頂，桐柏石橋，皆山水清絕奇勝，生平欲嘯傲其間，而夢寐未能也。君或以無害督部邑，當窮極幽處，融其景物，寫之聲詩，因風以示，使得臥而游之，亦幸甚也。君之行，凡交友能爲詩者，皆歌以贈，某訥於辭，姑序此爲別。

送尉彥明赴開化教諭序

先王之教民何如哉！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凡民八歲以上，無不聚而教之，下責於大夫士與閭里之長，上則統之於大司徒，誦詩書六藝之文，以廣見聞，孝弟忠信之實，以敦德行，故賓興以示勸，簡絀以致罰，夫以下民之微，而使天子之上卿拳拳教之者，若是其爲意益可見矣。近代以文辭取士，而不考

其實。惟務雕鐫鏤刻。破碎支離。詖淫邪遁之辭。靡所不至。六經之道。或幾乎息矣。聖朝敦尙實行。放斥浮辭。固學者之所願也。州若縣皆有學。立師而教之。抑彷彿古者之遺意歟。尉君彥明。北方之學者也。來江南。且十年。艱難險阻。雖屢嘗之。愈自篤不能變其守。故其發爲聲詩。慷慨感激。清俊奇偉。時論稱之。明有司舉而升之。授以開化文學。開化三衢下邑也。其山水之秀。人物之盛。彥明必能取之。以爲吟咏之資。固足以適其性情。然愚所以望於彥明者。不止乎此。今之設教者。乃古大司徒所統之職。位雖卑而責實重。況古之受教者。比屋皆然。今則惟業於儒家者耳。受教者多。則成德者衆。受教者少。則責效也嚴。故教之者。亦當百倍於古教者之功。可也。六經載道之器。欲求道者。不可外乎經。彥明必能舉是而教之。使立於館下者。皆知求之於經驗。之於己。誠立行成。濟然爲東南文學倡。豈惟如是而已哉。秉彝好德之良心。人皆有之。將有不待教聞風而興起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彥明其留意焉。

送許克勤赴新昌教序

許、大岳之胤也。其先出自神農。周武王封文叔而國於許。其後子孫散居四方。以國爲氏。漢唐以來。代有顯者。而太史氏之譜牒不傳。其世次蓋不可得而考焉。然凡今以許爲氏者。則皆文叔之裔也。克勤生於真定。雖阻河帶江。相去數千里。要其始固吾族也。其侍親宦遊而南來。能自奮勵。好學不倦。孜孜汲汲於文字間者有年矣。謂學者將以行之。嘗小試於三衢清獻書院。引誘後學。循循有道。有司爲其賢爲其多聞也。舉之於州。州升之憲府。以考其實。上之宣府。以授其任。今俾之分教新昌。以克勤之才之美而爲之。

蓋綽綽乎有餘裕也。抑愚嘗有所聞。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況小言破道。小辨害義。克勤之賢。當不止於博聞記問而已。若曰。致廣大而盡精微。則有六經四書在。君其熟味之。以求聖賢之功用乎。今駸駸功名之會。將挈孥而行矣。某於克勤。年雖若兄弟。而其議論文采。皆非所能及。旣忝同姓。又辱同門。於其行也。敬書聞於師者。送之。不惟祈克勤之不忘斯言。而某亦欲以自勉云爾。

送逸公平赴武義教序

武川居金華上游。地狹而土肥。有高山茂林。所產者棟梁之奇材。東南之美箭。故其民富庶。而風俗勁急。舊爲東萊先生講業之地。其流風餘教。猶有存者。士大夫能道詩書。通古今者。往往有之。頻宮承前代之舊。歷年之久。幾不能蔽風雨。前後掌教者。雖欲經營葺理之。而屢不果。昔者吾友掌教是邑。歷歷爲余道者如此。今逸君公平。往而繼茲職也。當講明道義。以紹東萊先生之遺風。興起學校。以光前人之舊業。尙勉之哉。逸君年富而志廣。好學而有文。以大材而居小任。其德業必有足聽聞者。某當洗耳以俟。

記

故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朱公壙記

先公諱某。字某。姓朱氏。人稱之曰遯山先生。婺之義烏人。曾祖諱某。妣某氏。考諱某。號存恕。妣某氏。先公生於宋淳祐癸卯四月丁巳。本從伯父諱某之子。存恕翁鞠爲嗣。咸淳戊辰。進士及第。調從事郎。處州軍

事判官奉國軍節度推官國子監書庫官。至元混一區宇。搢紳交薦。授從事郎。定海縣尹。轉承事郎。同知黃巖州事。再調仙居縣尹。陞承務郎。同知浮梁州事。秩滿引年。除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先公性穎悟。於書無所不讀。研窮精深。博而能約。存恕翁從久。軒先生得考亭之學。家庭夙夜問辨。理融心會。故制行方正。動必以禮。純孝友弟。稱於人人。爲政存心濟物。而以恕行之。聽訟斷獄。明決平允。與學勸教。親爲督程。有毫髮可利。行之如不及。存恕翁謂濟人莫如醫。先公繼承先志。扶病造門者。日常數十人。皆爲詳察熟慮而活之。好周人急。賑宗族鄉鄰之貧者。不計家有無。皇慶癸丑十二月乙未。卒於家。年七十有一。鄉之遠近。無間親疎。皆哭出涕。始娶同縣黃氏。先逝。生男益。亦夭。以仲兄州判諱某。次男某。爲子。父命也。繼娶東陽李氏。戶部尙書大同之孫女。生二男某某。一女適李某。庶女尙幼。孫男六。孫女四。臯高節書院山長。繼善。以蔭補官。未調。某等忍死。以延祐乙卯十二月丙申。葬於前周山之原。先公文章行于世。士大夫傳誦之。學行政績。將請于立言君子。以銘于墓。謹敘姓系官闕納諸壙。嗚呼哀哉。孤子某等泣血謹識。

行狀

總管黑軍石抹公行狀

公諱庫祿滿。姓石抹氏。遼陽大寧人。契丹太祖后蕭氏。能用兵。太祖併一諸部。擊滅鄰國。侵軼中夏。以大

其國家。后與有力焉。故世后皆蕭氏。而蕭遂爲右族。金滅契丹。易蕭爲石抹氏。公四世祖庫烈兒。閔宗國。淪亡。誓不食金粟。率部落遠徙窮朔。以復讐爲志。曾祖脫羅華察且。招來懷輯。徒衆益盛。祖野仙。饒智略。喜騎射。年少任俠尙氣。金聞之。欲縻以爵。深晦匿以自全。太祖皇帝龍興。挺身而歸。出奇計。單騎掩取金。東京。金一旦失於重鎮。遂震驚。莫能抗王師。從下北京。定幽燕。席卷青齊。收地數千里。拜御史大夫。上將軍。特將擊薊州。死之。父查刺。剛勇善射。有父風。先是大夫募豪勇士爲前行。號黑軍。所向無敵。常自將之。至是仍授查刺公御史大夫。領黑軍。從下平陽。太原。降益都。南征。力戰克敵。直取汴州。從征南京。先登。以功除真定路達魯花赤。兼北京路達魯花赤。公其長子也。公生而卓異。幼少嬉戲。不與諸兒伍。出語輒驚人。及長。魁梧俊拔。有大志。關弓滿二石。畫的于侯方寸。去百步射之。無不中。繼發必破其括。從兩騎。逐兔北野山。遇樵者奔曰。虎纔負嵎。慎勿往。公不聽。馳而前。虎踞地大吼。從騎失色。公戒毋動。獨按擊。復行。直虎十步止。挾矢以待。虎躍而起。引馬少避。一發中其吭。以死。喜交士大夫。論古今治亂。忠臣義士。必慷慨感激。至事之幾會。前人所處未善。以片言發之。切中要領。雖老生嘆莫及。襲父職。授總管黑軍。上知其才。降制略曰。起本將家。致身戎伍。祖野仙。有展土開疆之效。父查刺。著攻城略地之功。尙克前修。勉勉後效。黑軍素畏服。公旣領事。推誠撫下。不弛不苛。練習淬礪。常若赴敵。戊午歲。攻宋襄陽樊城。晝夜苦戰。與從弟度刺。立雲梯上。直衝其堞。公手殺千餘人。度刺死之。中統三年。李壇反。淄青。公從東討壇。濟南。分地以守。壇劇賊皆精悍。數出兵奔突。公常陷陳斬獲。以剄其鋒。後獨不敢犯公所部。帥衆攻城。盡銳而進。城上

矢石雨注。公不肯避。中飛矢卒。軍士奪氣。聞者愴惜之。時年四十有一。公之用兵。不師古法。而審勢知變。出奇無窮。人或謂公曰。爲將當運籌發縱。左右三軍。以逸使勞。而可以制勝。公每臨陳。喜先卒伍。得非大將所爲。且復有失乎。公曰。惡死好生人之情。吾不用斧鑕驅大夫士。不以身先之。誰肯捐驅以致命邪。且男子當援枹死事。書之竹帛。炳炳然後世。豈咕咕死尸牖下。效兒女子乎。我嘗聞漢伏波將軍。誓以馬革裹尸。真丈夫也。蓋公平昔之志如此。而終以是歿。悲夫。公娶蒙古氏。子男二人。長某嗣職。次家兒豐縣尹。卜是年某月某日。葬興州書金山。公德業當書于太史氏。而孤某亦將請于立言君子。銘其墓道。謹爲次第其行事大致如此。以備采擇焉。謹狀。

治書侍御史趙公行述

公名某。字子英。其先甘陵人。祖避金季亂。南播潁州。因家焉。至元十三年。王師伐宋。公單騎從役。副帥宋都。得授以兵。降臨江。下吉州。與有戰功。時江淮初附。宋氏復奔于南。吉之獷民。假義稱兵。公以帥命往討。道與賊別部遇。公設伏橋下。而燬攻其前。賊趨橋走。伏發皆殲焉。遂往擣其屯。賊知之。遽引衆出。與官軍道殊。諜知賊已過。還襲其背。擊敗之。斬其渠帥。徑前覆其巢。散其脅從。州遂以安。鐵面軍王昌。誘初附五營衆爲亂。事露。株連五百餘人。皆論死。公爭曰。此屬特註誤。非始謀。今悉誅之。無以安反側。不如僇其渠而撫其餘。統師從之。事乃定。累多賜金符。提舉瓜洲渡。居頃之。以例免。改衡州路總管府治中。州之清化。聚衆爲盜區。公計興屯田。迄今寧息。在郡七載。解去。卜居儀真。杜門閑十又五年。延致導江張先生。須講

明伊洛之學。潛心探索。究其指歸。行孚德懋。顯聞于時。大德五年。遂以選起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先四年。部郡鎮江旱。蠲民租九萬五千石。既而以飛語復徵。民無從出。則劾暑求辨。公始蒞職。臺移覆其當。僚黨皆懲。謗前卻。公獨奮然。自以爲任。按行驗實。復之如初。會秋大風。海溢于潤。于常于江陰。飄溺廬舍。居民存者。困不粒食。公將發粟食之。有司以言。上未有報。嘗拒不聽。公曰。災異若是。民瀕於死。寧使文字營爲從容計哉。如有不合。我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發如千石。賴以不死者十七萬人。而沉骸腐胔。亦就掩瘞。昔汲黯以漢朝貴近臣。持使者節。便宜發粟。歸對孝武。片言陳謝。上雅敬重黯。慰諭不責也。人猶以爲難。謂義而知變。以公視之。果難乎哉。七年夏。大雨水。蘇秀常潤。咸被其患。公巡部。勸分饑食。徙復且督修圩堤。以防後災。居職踰三歲。刺姦發庸。不憚強禦。凡以爲民者。人能言之。遷江南等處行御史臺都事。十一年。江南大饑。郡縣財粟俱殫。獨徵賄積臺者。爲錢猶數百萬。公請舉以賑民。長僚尙猶豫未決。微有所論。公輒正色爭之。中丞廉公語解其間。公爭之益力。詞不少假。廉公不以爲忤。退謂人曰。吾佐得趙君。尙何憂國事哉。行之一如公言。若公固所謂義形於色者也。而廉公之緹己從義。不矯以不忤。且誠以爲得。亦難能哉。權二公之道。可行於天下。惟公無私而已。召拜御史臺都事。極言朝廷百官。宜各共厥職。以起政事。識者韙之。今上時在東宮。雅知公賢。深所禮遇。嘗以字稱之。不名也。居一歲間。公告歸。除濶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將行。詣宮辭。上獎諭再三。賜以衣緞。使自擇其宜者。而親舉以授之。致恩渥焉。其見知聖朝若是。越俗多遞喪稽葬。公導之以禮。莫敢弗舉。禱雨而雨。祈暘而暘。心與天通。舉不違義。人

謂三紀以來。越郡使者。不愧職事。惟公與前按察使劉公仲修而已。擢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皇慶二年。甫及七裘。卽致仕而歸。君子以爲勇。可以勵苟得忘退者矣。公之在浙西官。調所部造舟。自淮入河。至臨清。時山東歲祲。公建議。此有餘粟。彼有困民。此皆縣官赤子。且舟載不載。勞費等耳。宜以有餘。掾不足。行省是其議。乘便漕致粟五萬石。民賴以蘇。其自任類如此。其在都臺。有選吏以才格與憲銓。常潛入門下。深自媒。公一不顧。及已除官。公不以告。直謝遣之。其人大恨。久知之。乃大服。昔漢孝武時。號稱多才。或以智謀。或以勇功。或以文學。刑名。濟濟鏘鏘。充牣朝廷。可謂盛矣。而汲黯獨以亢直處躬。孤植其間。以帝之雄才大略。輕視羣臣。至不冠。則不敢見。黯雖以言中其病。祇謂之戇。而終以社稷臣待之。淮南謀亂。擬漢廷羣臣。公孫弘之徒。猶發蒙。而所憚獨黯。爲之低回不發者久之。觀黯之才。似不羣臣若也。其事不大施也。而見重一時。取信後世者如此。其有以哉。若春秋大爲閑。孟子所謂大人者。黯近之矣。某不佞。被遇於公。式其行事。接其言論。風旨而得其所。如蓋公之爲人。剛毅正直。獎善疾惡。出於天性。其爲政。知大體。汲汲以教化風俗爲務。而清廉乃其餘事。觀其志。苟分義所在。死生禍福。誠不足以動其心。雖立朝未久。業不大施。而事顯節完。孚於人人。其行已大節。似汲長孺。而才學過之。可謂邦之司直。人之儀則者矣。公茲謝事。頤神純嘏。未艾其事。其德方將登載信史。永垂無窮。固不待鄙述而後明。然知而無稱。厥心歉焉。謹采公行蹟。次第于編。若夫一言一行。雖足以爲稱。非大節所存。則略而不書。然公之事。可以言而盡。公之心之德。不可以言盡也。後之載筆君子。或有攷於斯。能卽其事。以求其心。於其所已施。以觀其所未施。則

白雲集卷一

公之心之德亦豈難知也哉。

白雲集卷二

啓

答潘明之啓

許某啓。伏以賢如鮑叔。知管仲而分財。貴若陳蕃。禮徐卿而下榻。古來交契。素尙心孚。雖云同氣而相求。蓋亦善敬而可久。拍肩執袂。以爲合。莫逃子厚之譏。巧言令色。鮮矣仁。宜服仲尼之訓。責善者朋友之道。爲利乃盜。蹠之徒。歲在龍蛇。始識荊州之面。日陪燕喜。寧鄙牛醫之兒。入幙爲賓。升堂拜母。插架三萬軸。許觀人間未見之書。主家十二樓。時覩帳後所列之樂。反覆究六經之蘊奧。上下談千載之興衰。風雨對床。煙雲入筆。類律呂之相應。會墳簾之不如。豈麾不去。招不來。必進以禮。退以義。某窮鄉晚學。下里陳人。丁世路之多艱。備嘗險阻。入闈闈而僑處。何所見聞。慕古道真若望洋。得碩師不能卒業。哲人其萎矣。無從挹座上春風。至學難知哉。祇徒映窗前夜雪。心思旣竭。寢食屢忘。嗟四十而無聞。斷此生而休問。貧無儻石。猶寄鷓鴣之枝。誰有籟金。姑挾兔園之冊。已踰十載。所得幾何。寧甘啞耳以騷心。尙勝沾體而塗足。豈謂故人之垂盼。忽塵聘幣之下臨。昨已引辭。實坐牽制。載酒殺從學。揚子雲詎敢拒之。有車轍在門。陳孺子亦所喜者。言之諄復。命更丁寧。最後錦箋之褒詞。仍許素殮而無位。載色載笑。食豈無薛公之魚。且

戰且耕。世那有揚州之鶴。此蓋伏遇明之少府聘君。英資挺特。德性剛明。不倚富而驕人。肯折節而下士。襲傳家東萊之舊學。讀淑人紫陽之遺書。此秀才展拓得開。積誠意豈有不動。筦庫飽韭溪之風月。冠綬爲花縣之神仙。薦剡先馳。飛騰可冀。暴公子之名聞已舊。宜被繡衣而來。劉更生之學積既深。終植青藜而照。然以軒冕爲餘事。長抱簡編以自娛。重煩行人之再三。欲得愚者之一慮。如某者卑污無似。齷齪自將。謂居交際之間。宜急義利之辨。龍門深邃。倘能容俗客之登。魚書殷勤。勿復通方兄之意。其爲報謝。罔暨敷陳。謹具啓事。捧詣堦墀。祇候塵謝。伏惟垂慈。俯賜鑒念。不宣。

上憲使劉約齋啓辭舉茂異

一經猶抱。懼皓首而無成。三語初投。喜青霄之有路。立身何似。知己難酬。伏念某家故業儒。幼嘗承學。屬宇宙之遷變。致身世之羈孤。鄴侯萬軸書。已成煨燼之末。顏困五十畝。竟歸無何之鄉。甌幾生塵。席不暇暖。日忽忽其易暮。心遑遑而何之。欲奮蹇足於長途。思繼先人之墜緒。孫窗挾冊。與曉雞而俱興。韓堂挑燈。對秋蟲而共語。淡乎無味。得不償勞。既至壯年。始逢大匠。洗故學之荒陋。開大道之坦夷。使讀晦庵之書。而泝伊洛之源。可跂夫子之墻。而見宗廟之美。攜手提耳。諄諄然而命之。測海窺天。巍巍乎其大也。譬爲山方覆一簣而進。俄哲人夢奠兩楹之間。欲爲托驥之蠅。遂作喪家之狗。更嘗鑽仰。終止繆悠。僅不失身。無能改德。放深林而友麋鹿。何異囊中之錐。集敗甕而鳴醴雞。有來戶外之屨。祇餽其口。豈好爲師。不圖擅高科之美名。而乃出崇臺之特命。得非所望。聞之若驚。雖率土之濱。莫非臣。然中人以下。難語上。何

寒士嶢嶢於大廈。實化工幹運於洪鈞。爲其不求。是以見取。惟茂材異等之舉。始西都元封之時。必先定於鄉評。然後偕於計吏。蓋多得特達清修之士。寧容廁尋常闕茸之人。是豈虛名。欲副實用。欽惟大朝立法而遴選。亦舉前代典故而設施。取之者聞所聞。已糜好爵。將俾之覺後覺。容可素飭。自孔子而下。君臣之職分。則學校之官。教育之責重。人之大倫有五。義所當明。學之達德者三。誠則可進。事變之糅雜。物理之貫通。鬼神之幽。禮樂之著。先致知是爲博文之要。主持敬以收復禮之功。豈口耳之云然。宜足目之俱到。是須自得於己。而後可及乎人。詎謂下愚。可當大任。是以背翻愧汗。面發赧容。維鵜在梁。預知被服之不稱。彼鶚集泮。終見倚席而無堪。勿謂兩生之高。恐貽多士之玷。信非長語。允出衷情。茲蓋伏遇憲使詹事資政相公約齋先生。中夏鉅儒。三朝碩德。氣和而行粹。心正而意誠。疏太傅之官。雖成。寧許出關而歸鄉里。暴公子之名。已舊。今睹持斧而來海瀕。暫爲一道之福星。將作八荒之霖雨。蒞政伊始。求才爲先。門不停賓。座無雜客。遂使蓬蒿之迹。亦居桃李之蹊。某敢不深感盛心。大究所學。箴之揚之。糠粃耳。此時恐有累於高明。淬之砥之于將成。他日或可歸於陶冶。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潘縣尉啓

薦鶡騰中丞之疏。敢盜虛名。烹魚得故人之書。有慚善頌。褻語過榮於華袞。交情未絕於布衣。光粲珠璣。春回蓬華。七襄莫報。三復深藏。恭惟某官。積善之餘。流芳甚遠。攀龍鱗於南國。喬木之家。獨存。展驥足於西淮。甘棠之笏。故在有先。覺親涵咏於麗澤。宜後昆益浚治其深源。左圖右書。窮往古來今之理。朝經暮

史非尋章摘句之儒。稟賦抱剛明之資。變化成精粹之氣。學惟爲己。言必驚人。久盤礴於胸中。時發揮於筆下。錦心繡口。將追韓杜之踪。鐵畫銀鉤。欲接鍾王之武。或笑談資釋氏之空性。或遊戲假莊生之寓言。不私其身。將用於世。登青雲而排閭闔。萬里壯遊。紆墨綬而佩銅章。一官自試。謹出納之司。而會計當。習平準之書。而輕重通。暫停溟海之鵬程。小聽華亭之鶴唳。方聞名之籍甚。忽賦詞而歸來。謂宜綴視草之清班。乃復作爛柯之仙隱。江山行大猷之政。北部應無狐狸。漂水傳孟郊之詩。西臺當有鴻鵠。念某天資。椎魯。學問迂疎。道則高美。若登天不可幾及。邈出涯涘。而觀海奚以自多。顧方仰彌高。策彌堅。豈謂德可久。業可大。鷗鳧野性。浮于江湖。則誠宜。鴛鴦短材。加之羈勒。必致蹶。雖無吟風弄月自得之樂。亦有傍花隨柳適情之遊。夫何爲哉。如斯而已。罔敢要鄉黨之譽。復懶曳王門之裾。誤動長官之知。庶此秀才之舉。已非素志。徒增汗顏。踰垣而避。豈自高掛瓢而飲亦可喜。昨已投書而辭謝。忽承賀語之殷勤。感極而慙。懷之弗替。某惟知慕學。寧冀榮身。沮溺之道。非中庸。亂倫焉可。孔孟之言。有天命。躁進何爲。復有誨言。幸毋棄我。

賀趙松澗除行臺治書啓

恭審北闕傳宣。南臺貳憲。橫榻異數。沐雨露於九天。簪筆總權。凜風霜於十道。小人破膽。君子彈冠。伏惟某官。浩氣蟠空。清規照世。由學而大。中局全以體仁。無欲故剛。外物不能屈己。見善有如不及。除惡惟務。濫崇。旣尊所聞。行所知。使頑者廉。懦者立。橫流砥柱。疑事元龜。馳別駕以開衡岳之雲。鼓歸棹而載湘潭。

之月。敦詩書說禮樂。樂以忘憂。製芰荷集芙蓉。確乎不拔。產棟梁固爲時用。豈邱壑所能久留。允稱臺中之評。起持浙右之節。風飛雷厲。鬼泣神號。澄清登車。破吳會姦貪之黨。便宜發粟。活江瀕阻饑之民。當道適逢於豺狼。□□倏逢於鷓蚌。解紛糾於盤根之際。還舊貫於立談之間。至今去思。傳爲奇事。峻躋烏府。高泛紅蓮。謂分司處荆揚之遙。俾舉職居京畿之近。希知明主。亟稱直臣。使者被繡衣。上注意海邦之右。天孫織雲錦。親承恩香案之前。威感山川。光生原隰。七郡遽興善治。列城自無冤民。行屬縣而雨隨。祭東門而暘若。所操公溥。自契神明。進陟副端。實符衆望。昔在廷皆知憚黯。今持印無以易堯。白簡絳騶。耳目暫司於察視。內屏黃閣。腹心有待於論思。人所共期。理之必至。某愧識韓之太晚。辱知管之最深。鰕生得上於龍門。欣逢盛事。賀客敢私於燕廈。用布歡悰。

賀憲使敬威卿除江西參政啓

恭審渙奉明綸。升參大柄。外開政府。任尤重於洪都。高炳台階。輝旁周於南海。除書甫下。迓吏斯來。切惟天朝分省之規。蓋循晉室行臺之制。德澤欲加於萬里。嘉謀兼賴於衆賢。肆選真才。共興善治。得人無競。有識交懽。恭惟某官。奕世簪纓。在庭詩禮。溫良豈弟。藹和氣以接人。中正直方。肅秋霜而蒞政。仁心及物。雅量鎮浮。究元經一字之微。大闢乃翁之奧學。萃正史百家之義。親承外氏之遺文。皆自得之。筌蹄庸發。揮於事業。廉貪立懦。澄源清流。出阜邦財。優游養海之利。貳司國憲。增重橫榻之威。均賦貢於版曹。進樞謨於宥府。從容引退。簡眷益隆。持斧來海瀕。勝之之名舊矣。攬轡清天下。孟博之志慨然。惟舉宏綱。豈苛

細物去良苗之稂莠。新泮水之宮墻。原隰光生。狐兔迹掃。私喜福星之徧照。俄驚化雨之遐沾。毗贊鈞衡。暫處藩維之遠。變調鼎鼎。適居廊廟之尊。某自揆迂疎。誤蒙顧予。欣聞異渥。已陪燕賀之行。欲旣懽。復贅魚緘之贊。

賀齋北野萬戶破賊啓

北野四世祖御史大夫。開國元勳。南方之役。侯聞命立行。與小校三人。晝夜兼行。八日至贛。先是諸軍會者數萬。萬戶十餘人。皆顧望莫肯出兵。侯至詰前失。自從輕軍衝盪。擣其巢穴。且與衆預定滅賊之期。後皆如所料。都帥命諸將羅拜以寵之。

許某啓。恭審征蠻任重。平蔡功多。勇而有仁。鼓三軍之士氣。筭無遺策。奠千里之民居。露布升朝。凱歌載道。嘗謂兵雖凶器。武以止戈。堯舜時雍。且命臯陶作士。虞芮旣質。猶迎太公爲師。居安慮危。有備無患。故於農事之內。卽寓軍政。其中蒐狩在田。已辨鼓鐸錫鏡之用。菱閱爲陳。復閑坐作進退之方。靜足相維。動而必克。後世募從之制起。三代詰糾之政荒。聚不義而授不仁。忽者敗而貪者破。效死則可爲也。不教是謂棄之。然而勇不在師。智當謀帥。能將則多而益辦。善戰則弱可敵強。自平吳而論功。已修文而爲治。桃林牛華山馬。武事何庸。郊藪鳳宮。沼龍休徵。備至方四海之咸若。俄一隅之震驚。豈芻牧之失宜。致草竊之肆毒。固將安潢池之衆。柰久聚綠林之羣。天討有加。官軍旣集。當決機而取勝。乃列壁而深居。欲尙巧遲斯。養虎以成患。不如乘勢。將縱賊而遺誰。顧方略之如公。宜簡知而有命。恭惟某官。山河間氣。宇宙英

風擊南溟之三千。吞雲夢者八九。偉哉異器。篤生名家。漢室龍興。鄼侯之功第一。周官虎氏。丁公之爵幾傳。學泉流而淵涵。思雲停而水止。垂弧有四方之志。投筆建萬里之侯。說禮樂而敦詩書。在軍旅不忘俎豆。以其餘力。旁及百家。談炙轂而何窮。事應機而必中。令下之日。行不違時。服矢報弓。素學固萬人之敵。披甲上馬。用奇將三騎而從。視彼釜中之魚。小試囊底之智。司馬八日至關右。神速折新城之陰謀。光弼中夜入洛陽。號令變行營之精彩。披地圖而知險要。數軍實而簡卒徒。間諜既明。姦詐盡露。肆衝突而莫禦。漸散離而就擒。徵側游魂。須伏波而可滅。智高小醜。待武襄而後平。剪除鱷鯢。廓清煙瘴。戒干戈之載戢。懼玉石之俱焚。亦有旄倪。甘從俘虜。召見諸侯將。皆膝行而入門。右招十九人。設血飲以成事。山川如舊。煙火復安。競笳鼓而歸來。羅囊韃而迎拜。人爭趨而賀戰勝。公自退而不言功。麋鼠甚微。豈盡千鈞之發。海鯨能巨。試看一釣而連。有深濫而未揚。寧淺窺之可測。我知已審言。大非諛。某與鹿豕遊。後燕雀賀。聞雞聲而起舞。焉用腐儒。銘麟閣而贊勳。以俟君子。無從抵掌。徒切傾心。謹具啓事塵賀。伏惟台慈。俯賜鑒念。不宣。

文

復張子長文

二儀塊圪。萬彙阜蕃。氣立乎表。人生其間。行形質之正。賦性命之全。軀七尺而充塞宇宙。量方寸而包括

乾坤備其體而極其用。唯聖人其至焉。若夫哲人知幾。君子務本。微顯闡幽。探賾索隱。相彼稼穡。基此耕墾。步終海岳。足始尋引。戰戰兢兢。勤勤懇懇。豈曰能賢。惟懼不敏。蓋其一心危微。萬變參伍。下器上道。來今往古。融一理而會通。貫萬事之旁午。學不究於至善。人雖生而何補。爾乃反身而誠。修己以敬。心存道德。膺服謨訓。期不違以樂顏。必有事而希孟。欲內外之兩得。豈口耳之四寸。及乎心廣體胖。而晬背盎知本。先而末後。乃旁通而曲暢。稽理亂鑒。興亡涉百氏。獵騷莊。或遊戲翰墨。或發揮文章。既自得於黽勉。隨所往而徜徉。其家也。甕牖華門。水飲蔬食。秋燈簡編。春雨耒耜。入則家庭無間言。出則鄉黨有美譽。吟風弄月。總閑情。隨柳傍花。皆樂意。其通則致堯舜。達禮樂。振遺音。泛淳樸。富貴若固有。俯仰無愧怍。然藏器待時。居易俟命。靜而有常。動必以正。不矯矯以潔身。不汲汲以干進。嗟小人之務得。非君子之所性。至於啣嚙呶訾。卑疵熾趨。望塵下拜。自嚮上書。營蠅苟狗。羶蟻餌魚。勢引利導。身辱名污。何其謬哉。亦有僞行釣譽。假隱求知。世俗易罔。君子可欺。少室索價。北山勒移。亦何取焉。顧余下學。慕古莫企。小從大遠。寸進尺退。功期九仞。業止一簣。晝荒遊而放心。夜起舞而攘袂。道途修躋。天更長。歲月蒼茫。水俱逝。以爲詭隨。非計。便佞乏才。稽往事以慷慨。懷良辰以徘徊。苟有狗以達義。寧不俟乎良媒。何好友之未逮。乃飛書而見識。羨子夙知。尙友古昔。範模經訓。馳騁史籍。雖百家之縱橫。猶三餘之掎摭。目五行而俱下。口一誦而終憶。援弓矢以有待。茲墉隼之可射。尙宜致廣極高。抑鋒止銳。茂葉發於深根。大聲出於宏器。誠旣積而莫揜。道何遠之不至。殷勤畢余言。庶幾感君意。

代副使趙公祭札忽解平章

惟公稟天地之清氣。爲一世之大人。工師之表。國家之珍。學備體用。心抱經綸。剛健如中流砥柱。屹立而不可屈。廉介如秋霜夜月。精潔而莫翳以纖塵。小人望之。以爲毅然不可犯。君子卽之。則粹然春日之溫。居家制行。夙以孝聞。非惟日有酒食之饌。必婉容養志以娛親。其出而仕也。以澄清天下爲己任。進而升於朝也。拳拳於堯舜其君民。兩總憲綱。繼貳衡鈞。面折廷爭。有回天之力。垂紳正笏。立於堂陛。其精神風采。足以厲乎大臣。退惡惟懼其不遠。進賢惟恐其不伸。銜命而使於四方。見巨姦大慝。必去之如農夫之務於芟芸。位居廟廊之上。而一區之室。僅可以容身。儲無儋石。而飯蔬飲水。一童僕以自奉。惟事親延士。則曲致其殷勤。慨清時猶或有虎狼之橫道。欲起而驅之。庶幾乎風俗之淳。固將盡其忠節。奈適嬰乎逆鱗。被之以榮祿之美號。俾調燮於萬里之岷岷。扶老母。攜幼子。跋涉於中道。積憂勤。感霜露。竟長逝於淇水之濱。逆旅蕭蕭。傷哉公魂。公之生三十有九年。而清名巨烈。足流芳萬世者。克塞乎乾坤。死生壽夭。貧富窮通。固天之所命。亦胡不憇遺以福斯民。公孜孜爲善。而造物者報之乃如此。彼蒼蒼不可問。而幸有此不死者存。天下有識者。蓋莫不爲公惜。某昔嘗受知。而引置公之烏幕。今尤憤惋而悲辛。某司糾南邦。不獨匍匐以發一慟。臨風遙奠。以薦其蘩蘋。靈無不在。來鑒盤殮。

代副使趙公祭王仁卿中丞

巍巍神州。正氣所鍾。篤生異人。出爲鉅公。惟公之心。旣明且通。惟公之學。全天之衷。學造其原。知至理窮。

用先其本。孝弟盡恭。親闈豫悅。閨門肅雍。復以是心。移之於忠。集賢職近。樞揆位隆。屢司邦憲。穆如清風。非苛而明。非察而聰。美必將順。闕則彌縫。孜孜奉國。蹇蹇匪躬。移疾勇退。亟將徵庸。文章滿家。星宿羅胸。退然外巽。浩然內充。近而卽之。春和日融。人登公門。延款顛顛。不棄薄德。不絕童蒙。入聽公教。答問撞鐘。出醉公德。如酌醇釀。有夷之清。其量能容。有惠之和。介存於中。小人自遠。君子所宗。未周六甲。炯炯雙瞳。胡厭斯世。入于幽宮。既富康寧。好德考終。令聞廣譽。南北西東。有子承家。克蹈厥宗。公其不死。人毋哀恫。某昔受公知。化冶陶鎔。座捧簡白。池泛蓮紅。司察東南。踪若飄蓬。既聞訃音。已越秋冬。遙陳一奠。罇俎不空。酒殺芳香。粢盛潔豐。山河阻深。虎豹蛟龍。魂神應感。萬里皆同。颯然來享。去勿匆匆。潸然出涕。不知所從。

祭朱治中文

天賦異質。切磋早成。握珠抱玉。赫然而聲。龍門峻深。風雨一躍。出參寶筵。坐資畫諾。乾旋坤移。卽捲而懷。婆娑山林。肥遯日嘉。伯夷既歸。伊尹亦聘。欲潔其身。豈義之正。美錦能製。屏星列乘。威行惠孚。教興訟平。棠陰已成。菊圃方樂。金章望門。舟移夜壑。酒醪鍼石。遺愛在人。此心之推。一事之仁。公之文章。光焰不細。人知子雲。寧俟後世。丹旌翩翩。將返故宮。魂無不之。來鑒予衷。

上宋經歷書

書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則念之。夫庶民至衆也。焉得人人而察之。故孔子曰。舉爾所知。謀猷有小。大事。爲有難。易。所守有誠。僞。難制者心也。難明者理也。難窮者事也。以難制之心。究難明之理。而應難窮之事。或中焉。或否焉。未能定心。而不外求者。類然也。人豈易知哉。故大禹曰。知人則哲。爲政以得人爲先。雖十室必有忠信。況大邑通都。肩摩袂屬。豈無遺逸。而在下者。上之人不能援而進之。使之阨窮。而莫敢告。是之謂棄才。舍有所藏。用有所行。而乃招之不來。挽之不進。知自潔其身。而不爲天下慮。懇懇乎木石。居而靡鹿友。是之謂亂倫。或援之。或推之。不度其德。量其力。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嚚嚚然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惟恐自鬻之不克售。實乃嗜利無恥之人耳。是之謂不知命。棄才不可也。亂倫不可也。不知命。尤不可也。君子適其可而已。某生三十有六年矣。少經喪亂。及長。奔徙流離。艱難險阻。無不嘗之。三十而知學。聖賢之言。是誦。仁義是求。猶望洋而莫知所止。企宮牆之美。而不得其門。惟無先人之慮。以蔽風雨。負郭之田。以供饘粥。故日與呶呶者。甘於呌耳。騷心以自給。其敝縕藜糗。亦冀數學之半。而有進於萬一焉耳。先生過聽。將謂有所抱負。乃欲引而置之掾史之列。其亦欲免其凍餒而已耶。抑將有所任使。而望其有補於公道也。夫某以椎魯之資。遲莫之學。而先強仕之年。處激揚之地。其不殆於事也。幾希矣。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道可以濟天下。德足以致中和。自修者已至。然後思及乎人。然豈汲汲於進哉。未至於此。而且汲汲焉。則爲貧爲養者也。爲養爲貧而仕。抱關擊柝可也。乘田委吏可也。浙水東七郡。戶不下

數百萬。食祿者千餘人。利害休戚。進退黜陟。皆係乎一司。而欲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澄源而清流。彰善而癉惡。樹之風聲。而示之成憲。其爲任莫重於此者矣。某鄙人也。而謂可使贊畫。諾於其間耶。不幸少孤。而不逮事。雖欲養誰爲養。一身之貧。則食其力以自足。顧敢見得忘義。而爲知人之累耶。若夫和而不流。剛而無虐。孜孜爲善。諤諤在庭。大府豈少其人哉。而某則未能也。勾稽簿書。署名案牘。行入步趨。進旅退旅。伺官長之顏色。爲喜懼。尸素而優游者。閣下何取焉。而某亦以爲愧也。夫鳥俯而啄。仰而窺。終日經營。而不能飽。莫寄於一枝。而有風雨之憂。鷹鷂之虞。方且搶然而飛。嘎然而鳴。悠然而自得也。主人見而憐之。網羅而得之。飲食之。振拂之。置之華堂之上。而日寓目焉。視其毛羽。日益衰。光彩日益敝。蓋其樂放曠而畏拘檢也。故不若任其性爲愈爾。某之志有類乎此。故薦其說以終之。願先生垂察焉。某再拜。

上李照磨書

八月三日。後學許某再拜獻書。照磨彝齋先生閣下。道之爲道難矣哉。洙泗諸子。親得聖人爲之依歸。諄諄然命之者至矣。然其才有高下。則其得有淺深。如天降時雨。溥博洋溢。而地有肥磽。則生物不能齊也。聖人之道大而公。故其發言周而密。自今推之。縱橫反覆。無不從容中道。當時惟顏子明睿純粹。故與之言。終日不違。曾子篤實深潛。故獨聞一貫之旨。顏子早沒。其學不傳。曾子傳之子思孟子。其書出而道益明。自餘傳之愈下。則不能無弊。豈惟不傳。至莊周荀卿李斯之徒。而後有失也。雖親而炙之。其語言有不能肖於聖人者。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之類是也。所謂學優而仕者誠是矣。而謂仕先於學可乎。仕

者。上致君下澤民。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則責有所歸。其可嘗試哉。雖然。子夏有爲言之也。列國大夫。世襲其任。蓋有未學而食祿爲政者矣。然不明所以立言之故。使後之急於進者。指此以文其不學之過。其弊乃見爾。孔曾思孟。則無是言矣。開也。謂吾斯未能信。則子說由也。謂何必讀書。則子以爲佞。曾子之學。自格物至於修身。然後推之國家天下。子思謂不明乎善。至於民不可治。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其視子夏之言。大有逕庭矣。某有志于學。未得其門而入者也。貧與賤。乃命分內事爾。先生命之曰。仕則未可也。夫有志於進取者。公卿之門。形勢之途。其足迹未免於數數。強者則進。捭闔縱橫之說。弱者則爲卑疵。娥趨之容。甚而苞苴之行。筐篚之遺。蓋不如是則難乎其進矣。選之以公用之而當者。蓋千百而什一也。先生自洙泗載道而南。利欲之私。無所撓於胸中。奔走之徒。無自紹於門下。某每介于賓階。而奉清談者。惟道德性命而已。仕祿之言。未嘗進也。今乃力以挽之。謂某有知己之道。則可矣。而於某之心。則有未察也。故敢爲矯潔之行。以要譽乎。環顧其中。未見有可行者。懼蹈夫仕優則學之失耳。假之數年。得以鑿飮乎六經。優游乎百家。參稽於史傳。全鉛刀之利。庶幾一割焉。其成與否。則天也。莊周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翼也無力。以尺寸之翼。駕尋丈之風。而欲以是干青霄。薄飛鵬。不爲蜩鷓之類也。幾希矣。某何敢焉。某再拜。

答吳正傳書

大易畫而人文開。典謨作而大道著。聖聖相傳。至夫子而大明。孟子歿。則日以晦矣。濂溪浚其源。程張疏

其流。朱子放而極於海。可謂光前絕後。宜其悠久而無息也。今朱子之書滿天下。誦而習之者。豈少其人。能升其堂而闕其室。於今幾何人哉。去其世若此未遠。猶且如是。則繼今以往。其明晦未可知也。堯舜之道。孔子集其大成。中雖有晦明無害也。孔子之道。朱子發其大全。中雖久晦無害也。今朱子之言滿天下。誦而習之者既多。安知不有知朱子如朱子之知孔子者。亦未須預爲之憂也。竊獨自悲。抱朱子之書而誦之。若操扁舟。下滄溟。遇風濤而失楫。俛俛乎無所底止。方憂己之不暇。尙敢憂人哉。足下氣質清淑。求之於朱子之書。凡所誦言。既已得其要領矣。方且遑遑若有所不足。諄諄若有所求。是不自貴夜光之明。而欲求熠燿之助也。雖然。辱交既深。固知足下之心無不誠。而言無不信。來書之云云。蓋亦真以爲有所未足而欲求之耳。貧而求於富。寡而求於多。固宜矣。某之才之學。不逮於足下遠矣。而且以是來。蓋將警省其昏懦。鞭驅其駑怯。真不屑之教誨也。奉教以還。三復吟誦。初躍如其喜。且惕然而懼。故遲而不以書對者。有所不敢也。今足下以此爲疑。蓋深惜暗投其珠耳。姑誦聞之於師者。以復足下。昔文公初登延平之門。務爲備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小。延平皆不之許。既而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書立言。莫不由此。足下所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兩言。固學者求道之綱領。然所謂致知。當求其所以知。而思得乎知之至。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也。非謂知夫理之一。而不必求之於分之殊也。朱子所著書。蓋數十萬言。巨細精粗。本末隱顯。無所不備。方將句而誦。字而求。竭吾之力。唯恐其不至。然則舉大綱。棄萬目者。幾何

不爲釋氏之空談也。近日學者。蓋不免此失矣。吾儕其可踵而爲之乎。抑愆又有所聞。聖賢之學。知與行兩事耳。講問辨詰。朋友之職也。至於自得之妙。力行之功。他人不得與焉。非自勉無所得也。某雖愚鈍。然不可謂無志於此。足下於斯兩者。涵泳從容。精修力踐。旦旦有得。幸明以告我。賜中流之一壺。則感責善之德深矣。

上劉約齋書

道於萬物。無所不在。用物而中於道與否。則存乎人。均一事也。彼應之則非。此應之則是。非事物之理本有是非也。人於理有明不明。而措諸行事有當不當爾。昔者聖人與天同道。建皇極於上。天下之人。莫不服其睿知。而懷其道德。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所以然。雍雍熙熙。囿於和氣。舉天下無一事一物不得其所。此不言而教。不動而化。堯舜之世。比屋可封者。爲是故也。蓋陰陽運行無息。純粹清明之氣常少。而錯糅偏駁之氣常多。故聖人不世出。其得氣之清純而受大任者。既立乎其位而化當世矣。又深慮夫繼之者未善而晦斯道也。故不得已而後立言。此其以天之心爲心。而互宇宙同胞其民也。孔子之聖。適逢天運之失常。而不得立乎其位以化當世。又憂後世聖人之不復作也。故取前聖之言而折衷之。以爲不可易之大經。萬世之下。道之顯晦。則係乎人之明不明。而載道之器。未嘗不全於天地之間也。詩以順情性之正。易以謹事變之幾。禮以固其外。樂以和其中。書以示聖賢之功用。而春秋以誅賞其善惡。孔子之意。豈不曰吟咏乎詩。以養其原。涵養乎禮樂。以成其德。應事則察乎易之幾。使知懼於春秋而取法書也。易

禮樂詩。循天理。緣人情。品量節制。猶若有意爲之。書與春秋。則史官紀當時事實爾。孔子恐史之所錄記。善惡混殺。不足以示懲勸。於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知所懼。於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故春秋之貶辭多而褒甚寡。書則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而已。雖桀紂管蔡之事。猶存于篇。蓋有聖人誅鉏其暴虐。消弭其禍亂。惟取乎湯武周公之作爲。非欲徒紀其不善也。是故羿浞之篡夏。幽厲之滅周。略不及之。觀此則聖人之志可見矣。然則書者。紀聖賢盛德大業之全書。爲萬世之師法。綽綽乎有餘裕。雖火於秦而沒其半未害也。後聖人而作史者。法於春秋作編年。而不敢加褒貶。法於書作紀傳。而不敢獨存其善而去惡。況傳聞之謬誤。考察之不精。輕信而不揆之於理。其誣罔聖賢。變亂事實者多矣。以堯之聖。書稱明峻德。親九族。而史遷輕信。以爲堯舜同出於黃帝。著於帝紀。堯以二女妻舜。是從曾祖姑配曾族孫也。謂之明德親族可乎。以微子之忠賢。孔子謂爲殷之仁。而劉恕輕信。以爲微子抱祭器歸周。列於外紀。以殷王元子。殷未亡而遽歸周。是賣國自全之人也。謂之仁可乎。卽二典微子之篇而觀之。則誣罔聖賢之罪昭矣。諸若此類。可勝舉哉。溫公編年之書。其大義間有未明。朱子旣釐而正之。前乎此。惜乎猶有所未暇也。抑外紀成於劉恕困病之中。亦非得意之書歟。先師仁山金某吉父。生於外紀旣成數百年之後。而於書逆求千古聖賢之心。沈潛反覆。覺與史氏所紀者大異。於是修成一書。斷自唐虞以下。接於通鑑之前。一取正於書。而兼括易詩春秋之大旨。旁及傳紀諸子百家。雖不敢如綱目。寓褒貶於片言隻字之間。而網羅遺失。芟夷繁蕪。考察證據。坦然明白。其於書。則因蔡氏之舊。而發其所未備。其微辭奧義。則本朱子而

斷於理。勒成若干卷。名曰通鑑前編。某受業師門。昔嘗竊窺一二。而未獲見其全書。至於病革。猶刪改未已。將易簀。則命其二子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於此。吾所得之學。亦略見於此矣。吾爲是書。固欲以開學者。殆不可不傳。然未可泛傳也。吾且歿。宜命許某次錄成定本。此子他日或能爲吾傳此書乎。某聞之。抱書感泣。今旣繕寫成集矣。吾謂君子之身存。而其道之行不行者。天也。身亡。而其書之傳不傳者。人也。先師學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師友之門。而北山實勉齋先生之高弟。其爲學也。於書無所不讀。而融會於四書。貫穿於六經。窮理盡性。誨人不倦。治身接物。蓋無毫髮歉。可謂一世通儒。嘗有大志於天下。而不見用。其命也夫。平生所著書。今或有傳者矣。而此編上論堯舜以來。皆聖賢功用。殆非他書比。身沒且十年。而未克傳。此則人之過也。蓋山林之士。未嘗光顯於天下。雖抱瑰奇。人安知而信之。必得當世大人君子一品題之。然後可以發其蘊。而新人之耳目。庶幾有信之者。韓退之擅一代之名。其文可必傳于世。島郊湜籍之徒。獲交於退之。而其名至于今不朽。先生紹魯齋先生許子之的傳。而許子之學亦出於朱子。則先師未嘗不同其原也。先生於文章。今之退之也。得一品題之。冠乎篇端。則是書可行于今。傳之於後必矣。古人非窮愁不著書。先師之身亦窮矣。而此書則未嘗發於愁也。凡憤惋悲切。感激奮厲。形於言辭。僅足發其心之不平。而非所以公天下也。然而傳者亦多矣。今以公天下爲心。著書以利後學。乃反鬱而未傳。則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使未傳之書。因一品題之而得傳。則先生成人美之心盛矣。後學拜先生之賜大矣。然其書之可傳否也。則惟先生進退之。

回南臺都事鄭鵬南浼點書傳書

某比者方獲一識荊州未能從容奉教而除書頭下高步烏府拜別之日殊深快然嗣後屏居窮山幾與世絕詢候之敬弗克尋問便郵以伸彝義惟有江東暮雲引領西望以寓傾向之懷耳即日伏想蓮幕優游履用納福近辱蕭侯傳示教命俾點書傳舊不曾傳點前輩善本方欲辭謝又恐有辜盛意遂以己意謾分句讀素學淺陋不能識知聖經賢傳旨意錯謬必多惟高明正之可也圈之假借字樣舊頗曾考求往往與衆不合今以異於衆者具別紙上呈標上舊題爲蔡氏書傳謹按古來傳註必先題經名然後曰某人註如易王弼註書孔氏傳詩毛氏傳鄭氏箋未有敢以己名加於經上者今羅以通前題曰蔡九峰先生書傳使死而有知九峰於地下敢安此僭乎況羅以通全竊九峰序意自爲序文昭揭於前而於九峰元序附于書後其不知義甚矣某輒以紙重護元標乞命善書者易題曰書蔡氏傳庶幾於義而安未繇參承即日餘寒尙峭惟冀若時以道自重

與趙伯器書

自子敏教授去後乏便不克寄書日來想爲學日益令祖相公尊履壽康尊父令叔動止咸吉某今歲留山中頗得絕人事與朋友旦夕相語溫習舊聞微有新得但目力不及而寸心摧阻非向時爲學比其進蓋若挽強弩爾思溫一疾竟不起五月十七日已成長往心墮膽裂魂消神喪不知所以自處也始期一二年間爲畢室家之願付以祭祀之責而某得以絕俗謝交優游山林以俟天壽之命而造物見誅變生

意料所不及。常以人之喜動而務進取者。爲不安義命。而未必遂其汲汲之心。某切切務退。以求保全所畀賦。不欲戕之爾。天乃區區客一靜。亦不以見畀何耶。今則進退無據。後顧深憂。將何爲也。吾子聞之。亦能爲一嘆否。王希文志甚專。力甚勤。然每爲虛曠玄遠之論。而欠循序縝密之功。大率得之朋友漸漬。日固日深。遂以爲本所有也。數月間。痛爲刮除。知就平實。近來年少氣銳。喜怪厭常。彷彿想乎高大。而不知有細微。每每奇論如此。吾子知所向方。希文談道。吾子純粹不絕口。固知不爲搖撼。否則迷不知復。流爲誕妄。非小失也。與希文暫歸城府。舟中觀吾子贈行序文。有訐直之風。無溫厚之氣。多自廣狹人之意。少遜志務敏之心。且在我者。或未能盡超脫乎此。則爲是說。亦太早計而自欺矣。道固無所不在。聖人修之以爲教。故後欲聞道者。必求諸經。然經非道也。而道以經傳。傳註非經也。而經以傳顯。由傳註以求經。由經以知道。蘊而爲德行。發之爲文章事業。皆不倍乎聖人。則所謂行道也。傳註固不能盡聖經之意。而自得者。亦在熟讀精思之後爾。今一切目訓詁傳註爲腐談。五代以前。姑置勿論。則程張朱子之書。皆贅語爾。又不知吾子屏絕傳註。獨抱遺經。其果他有得乎未也。不然。則梯接凌虛。而遽爲此訶佛罵祖耳。由是觀之。吾子之氣亦少銳歟。且序文見襲者。則爲太過。而某平生之學。未敢外先哲之言。以資玄妙也。固疑此文有激而然。識者觀之。或有以窺吾子。不可不謹也。山中朋友。從愚成幾微一書。多得助所不及。欲借前大地圖校正。幸稟令祖相公。得暫付至。以備參校。或希文家人。或別有約。便實封寄何教授處。希文歸日。必可返璧。不致浮沈也。此身若拘囚。不可復動。未知何日。千萬惜日間學爲正之歸。毋負向日歲寒之言。

幸甚。

代人上書補儒吏

後學某謹獻書于某官閣下。周官自公孤至下士凡八等。外取於諸侯。內舉於學校。皆以德以才。大夫而下。大事則從長。小事則專達。是受一命以上。皆得以行所學而遂其志。其贊治之吏曰史。則官長所自辟。獨其課役。而使之造文書給趨走而已。謾不敢可否事。漢初用蕭曹爲相國。而士人皆出於吏。是以由吏入官者。終漢世不革。自縣郡佐史斗食吏。進而爲公卿者。往往多碩德大才。如于定國。丙吉。薛宣。袁安。楊震。之徒數十人。皆是選也。然雖爲吏。其於政事。進退予奪。皆得預參。廷辨面爭。不專以詭隨爲事。是周之吏賤。而漢之吏貴矣。大朝式考古訓。自吏擇官。故由吏升而爲公卿者。不可一二數。今聖天子下明詔。設科取士。而官之德至渥也。有不得預於此者。則使由吏以進。夫取才於學。周制也。選官於吏。漢法也。由儒入吏。由吏拜官。則兼周漢之任人。然則今之爲吏者。可謂貴。而士之生斯世。可謂幸矣。某幼而誦長而習。亦思以自治其身者。有及乎人。而欲進無道。固知筭門非鼓瑟所也。方今文運開明。茅拔彙征。而某猶且佔畢呻吟於窮閭之下。則自棄甚矣。今亦旣上名公府。而平昔局束固守。不能自銜鬻立聲譽。以動上人之聽。而圭竇華門。儲無儋石。故亦無攀援之勢。以爲進取之資。則是徒溷案牘。不得自奮也。惟明公寬仁愛人。汲引後進。有如不及。而某猶且緘嘿。不一自鳴。則終無可以進之日矣。伏惟憐而幸之。陽和一噓。轉寒爲燠。使預爲斗食之列。誠冀平日小有得者。一試之爾。亦豈敢望復有升陟。如漢之爲吏者哉。惟明公

鑒之。某再拜。

回南臺都事鄭鵬南浼點書傳書蓋鄭有讀書凡例之問

某比辱指使。點正書傳。不揣蕪陋。弗克辭謝。輒分句讀。汙染文籍。高明不以爲鄙而麾之。旋拜書教。詞旨謙抑。若待君子。某何敢當。讀書凡例。亦非所敢知。其少年繆悠。爲貧賤所奪。不能力學。故根微源淺。所達幾何。雖一登碩師之門。其所成就。如斯而已。讀書之法。無過熟讀精思。詳問明辨。無他道也。但恐大師宿儒。有自得之學。非晚輩之所可測識者耳。千里相望。無由侍立下風。卽日春暮暄暖。伏冀順時。爲國自重。

白雲集卷三

論

學校論

三代取士於學校。爲致治之術。後世養士於學校。爲飾治之文。治道所以不同者。在於學校廢興而已。昔者聖人有高世之慮。過人之智。舉天下而經綸之。以謂非人材不足以爲治。而衆人者。非教誨鼓舞之。不足以成其才。此學校所由興也。自閭里之塾。至於黨庠術序國學。教以三物。造以四術。尙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緹惡。其教之也詳。而取之也嚴。是故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用者無不材之士。以天下之大。付於人理之。而皆求備於學。故學校者。爲治之原也。聖人百世之師。事不師古。而徒曰我善爲治。而不本於學校。不法於三代。吾未見其可也。嬴政破滅吾道。非毀聖賢。銷簡編而尙鋒鏑。左仁義而右謀詐。遂使百世不復見三代之善治者。秦之罪也。秦不足道也。繼秦之後。足以有爲之時屢矣。將大有爲之君。時出而習聞其說。樂爲其所爲。設科擇人。而不取於學校。其流至於以文辭翰墨計天下之士。亦陋矣。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非獨一秦也。魏晉以變詐攘奪得天下。烏足以知此。陵夷至於隋。俗益薄而僞益滋。道日喪而文日勝。雖或開學校。聚生徒。養之不能用。教之不法古。唐宋立學。徧郡縣。得其名未見其實。大抵失於養士以

飾治爾。夫天下之人。皆習今而厭古。以耳目之所造者爲常。一旦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將驚駭眩瞥而不知所止。事之既失。不遠而復可也。隳三代之法者。固秦之罪。復三代之古以救秦之弊者。實漢之責。東都光武。起自諸生。故功成而興學。明帝尊敬師傅。臨雍拜老。開學館。招經生。近古爲盛。亦不過舉祖宗之舊法。未能復乎古也。其責豈不在西漢乎。高祖馬上得天下。間關百戰之餘。繼以亂臣叛將。承踵接武。弓不及韉。胄不及免。已入於長陵之士矣。況以溺冠慢罵之資。輔以叔孫通綿繆鹵莽之學。責人不可求備也。文帝時。天下衣食足。可以施仁義。而謙讓未遑。惜哉。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漢文之過也。武帝舉遺興禮。置博士弟子。倡爲章句訓詁之學。豈經濟之道哉。聖人之教於此盡矣。嗚呼。或者以爲湯舉伊尹於野。高宗舉傅說於途。文王舉太公於釣。豈必皆學校。曰。人生自八歲皆入小學。及十有五年。選其俊秀者入大學。以養成之。學校之外。豈有遺材乎。如伊傅太公之倫。學成而隱者也。堯之舉舜也。何如。曰。陶唐之學。其詳良不可得聞。而堯舜性者也。亙古今一舜耳。當此之時。比屋可封。則其教化亦可知矣。禮樂至周而大備。非聖人之自私也。理也。勢也。吾故曰。爲治者不本於學校。不法於三代。未見其可也。

朋黨論

余讀歐陽子朋黨論。洞見小人之情狀。嗟乎。君子之生斯世。何其不幸歟。愚以爲朋黨之禍。固小人爲之。亦世道衰而君子少也。何也。以其可以名指而數計也。唐虞之民。比屋可封。可以名指而數計乎。惟時小人則可以數計。曰共工。曰驩兜。曰三苗之君。曰鯀。堯舜之世。指小人之名而數計之。足以見天下皆君子。

而惟四小人也。朋黨之論興，亦指君子之名而數計之，足以見天下小人多，而惟數君子也。蓋嘗論天人之理一致耳。天之氣有陰陽，人之類有善惡。夫陽生於子而極於巳，消於午而盡於亥。春夏之時，雖或有嚴厲蒼涼之氣，不能終日。以陽方盛，不可奪故也。秋冬之時，雖或有炎蒸溫燠之氣，亦不能終日。以陽既衰，陰得以專故也。以堯之時，而四凶人間於其間，爲善類之玷，故務決去。若衆陽之消，微陰不勞力而已。復於和氣之中矣。陰道既盛，陽不得而勝之，猶國家之運衰，聖賢之君不作，羣小人進用，而數君子方欲與之力爭而較勝，彼陰邪小人必牽引醜類，排抑摧沮，無所不至，馴致其禍自履霜而至堅冰也。君子小人不兩立，而寡固不可以敵衆，勢然爾。且黨之所逮，非惟居位食祿者而已。下而草茅布衣，凡行義有以異乎小人者，必皆搜擿而無遺。夫舉當世天下之善士，至今可以指其名而數之，則君子之少可知矣。易之爲書，道陰陽而明吉凶者也。在夫之上六曰：無號終有凶。微陰爲衆陽所決，雖號亦凶也。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陰盛矣。惟孤陽如碩大之果，獨存，譬君子在上，勢雖孤，猶爲衆人所仰望也。聖人之抑陰扶陽，蓋如此。陽不可絕，剝窮則復。君子雖少，君人者能用之，猶可以爲善國。且將拔彙以進矣。在處之何如耳。朋黨之禍，始於漢，其亡國也不旋踵。唐不能監之而又亡，宋不能監之而又亡。嗚呼！使唐宋之君，知殷監之不遠，而觀象以玩辭，則不蹈前人之危轍矣。

雍姬論

祭仲專，鄭伯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

告祭仲。仲殺雍糾，甚矣。雍糾之不智也。國之大事，而謀及婦人，欲殺其父，而先告其女，其死宜矣。余獨悲夫雍姬之不獲於義也。夫非有私憾，而欲爲賊也。奉君之命，除過已者，其勢不兩立。非夫誅父，則父殺夫。糾雖爲大夫，而不如仲之專。幾不密，則禍立至。其言曰：父與夫孰親？固知謀泄則夫必死，身旣從人，則當天其夫，乃不能擇義，而以是爲問。遂至於夫戕而君危，惜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人之大倫也。一事而三者預焉，此君子所難言也。非常之變，遇之者不幸也。雍姬之事，非常之變也。聖人制禮，情之施於所親，其等殺皆在於服。女子在家，喪父母三年，已嫁則喪夫三年，而於私親降。由是觀之，蓋可見矣。且父而死，君命也。泄謀而死，其夫猶已殺之也。然姬非不知親其夫也。蓋昔日未嘗聞姆師之訓，故於大義不能權其重輕。特卜於母，以決其疑爾。則未知姬所問之意也。盍亦告之以三從之義，申之以敬戒之言，謂父固所當親，而已嫁則從夫者也。以是詔之，姬必有以處之矣。彼以請問之道來，乃遽語之以狂悖之語，姬以爲天下之大義，誠如是也。遂殺其夫而不顧，姬之不義，母之教也。且人盡夫也，之一言，豈惟陷其女於惡，將使天下後世爲人妻而聞之者，販易其夫，視若奴隸，意之所適，則雖奔誘棄背，亦或莫之禁也。壞夫婦之倫，傷君臣之義，祭氏之妻，不容誅矣。雖然，此雍姬之不幸也。夫不可殺，而君事不可敗，則將視其父之死而不救，歟？使姬而知義，其處此也如之何？諫其夫使辭於君，不得命而先仰藥而死，不忍見其父與夫之相殘也，庶乎其可也。

說

夾谷可與字說

穎川夾谷君名立。字可與。聰明人也。好學篤志。制行潔修。言語有章。威儀彬彬。謂余曰。父命以名。而友以字。我子其爲我說。竊以爲君之名若字。聖人之言也。豈容贊一辭。而訓詁辭義。前修講之明矣。恐何敢贅。然此經凡六言。而目有四。其次第淺深。皎然無疑。自學而至於立。固已深造。進於權。則大全矣。余觀君之。以禮律身。以義度物。其幾於能立。而進於權者歟。昔者聖人使漆雕開仕。其自言曰。吾斯之未能信。夫盡心知性。以知天。苟一毫不自慊。不啻爲未信也。聖人其不知人。而誰知。於開猶不得察其心之未盡者。惟開也。自知之明。而不敢必。是亦爲學者師也。知人古所難。而自知亦不易。以余之昏陋。企君不可及。君明於自知。則亦以今之所至。驗之聖人之言。實其虛。而充其所容。守其可。而求其未可。吾見君之化於道矣。

姚原魯字說

延祐丙辰五月二十有七日。信安姚君過余。揖而進。自道其姓名。字。出書一卷授余曰。比吾友贈我以名若字之說。君亦幸以教我。余取而讀之。有述姚君之語曰。予名洙。父命以原魯代名。又贊之曰。至哉。乃翁之字其子也。子謂子生三月。父命之名。禮也。盈天地之間。皆物。莫不有形與聲。惟動物之聲。自己出人。則靈而用夫物者也。物之無窮。皆欲以供乎用。是以智者緣其形以聲名之。然後天下皆知名是者。足爲是。

用命之無不如意焉。人之類則又有上下親疏之等。而以父子君臣之屬名而別之矣。然其生也無窮。而各欲親其親。姑謂之曰。子則衆人之所同也。放假物托類。私以名其子。爲子者亦知此吾之專名也。故有命呼。則唯而起。其父兄以是而呼之。他人亦得以是而呼之。自忠質趨文。而自卑尊人之禮。至於旣冠而成人者。又緣其名取義以字之。所以尊其名。則字者朋友之責。而以其名獨歸之父兄。亦所以全父兄之尊也。故曰。幼名冠字。周道也。然周公之於召公。原壤之於孔子。曾子之於子夏。猶直名之而未盡以爲諱。是則古之道也。今姚君自爲名而父字之何謂哉。乃所願則使其子學孔子之道歟。蓋洙魯水也。魯聖人之居也。今洙之地非魯矣。猶求其原不忘本也。聖人之道常道爾。載之於經。充塞乎天下。猶水之在地無往不有也。奚陳迹之尙。而必求洙之原於魯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於水見道體之流行也。夫水漸涵濡潤。無細不入。其用微矣。及流而爲川。瀦而爲海。震蕩漂泊。汪洋漫衍。則物之鉅。未有過之者。道之費不尤著於此乎。觀水必求其原。學道庸可不探其本乎。道之流行無間。形於目。接於身。錯綜於萬事。罔或非出於此。則統宗會元。其有在乎。雖然。語大而遺細。言遠而忘近。不知下學而務上達。譬之日月星辰。皆天也。舉棄之而獨指蒼蒼者曰。天之全體在是。正今日學者之病也。抑又有說焉。原者水之始也。壑者水之委也。蒙發於山。順而趨下。三危之黑水。積石之黃流。濟之沈伏。弱之散渙。渭之清涇。之濁。其始固不可同也。及其歸于大壑。和比合同。始不見其跡。無損無益。始知其大。楊鬢沸之泉。而曰。聞道一日。莫己若矣。則又非學也。且水險物也。剡木而乘之。放於中流。一瀉千里。方快於心。而操之少懈。則覆矣。其

原則濫觴耳。是又不可不懼。

講義

入華講義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人生無知無能。必學而後有所得。學者當順遜其志。虛心以求。專以是爲務。無時而不敏。則所修者。卽源源而來矣。蓋爲學之要。甚速。人病不求爾。苟專力以求之。則無時無處非益也。其效之速。旣如是。能篤信而深念於此。攻之愈深。則道之積於身者。日盛矣。遜志則有細密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此得之。古來論學。實始於此。固萬世之成憲也。然而所學果何事耶。學爲聖人而已。聖人果可學而至耶。聖人之性。非與人殊。不過盡人倫之至而已。學者以聖人爲之標準。知其的。日行以求其至。明其道而不計其功。至於聖賢之分量。成效之淺深。皆自然而然。已不得預也。一有計較期必之心。則非所以爲學矣。且天之生人也。其倫有五。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天下之達道。舉天下之事。錯綜萬變。莫不畢在五倫之中。天之賦人以形。卽命之以性。其類亦有五。曰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常道。舉天下之理。枝派萬殊。莫不畢在五性之中。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倫物之大者也。五常物之則也。昔者聖人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使教者以是而教。

學者由是而學。蓋人倫之外。無餘事也。五常之外。無餘理也。父子之所以親。爲人心本有此仁。君臣之所以合。爲人心本有此義。心本具乎禮。長幼所以有序。心本具乎智。夫婦所以有別。朋友之所以交。非心本有此信乎。五常之理。元具於吾心。而無少虧。人倫之事。日接於吾身。而不能捨。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學之所以當遜志而務時敏也。五常之道。配乎人倫。雖各有所主。然而未嘗不互相爲用。父子主於仁。而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是仁之仁。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是仁之義。應唯敬對。周旋慎齊。是仁之禮。先意承志。樂心不違。是仁之智。生敬死哀。事親有終。是仁之信。此子事父之大略也。君臣主於義。而以君成禮。弗納於淫。爲義之仁。道合則從。不可則去。爲義之義。責難於君。陳善閉邪。爲義之禮。達不離道。澤加於民。爲義之智。托孤寄命。節不可奪。爲義之信。此臣事君之大略也。由是而推之。保身以盡夫孝。致身以盡夫忠。細微委曲。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反而推之。父慈其子。君使其臣。亦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廣而推之。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五常不可勝用矣。鈞是人也。鈞賦是性也。聖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衆人則迷而漸遠。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明善而復其初。然而天下之理。豈易窮。天下之事。豈易周。非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不可也。自中古君師之職分。則敬敷五教之任。不出於司徒。而切磋琢磨之責。全在於朋友。或扶持開導。獎勸誘掖。於人欲未萌之先。或攻擊淬礪。防閑禁遏。於天理既虧之後。心之方虛。則使戒懼於不睹不聞之際。意之初動。則使謹慎於己所獨知之時。是以講貫乎仁之理明。則父子得其正。義之理明。則君臣得其正。禮智之理明。則夫婦長幼無不得其正矣。是故朋友之名。雖居五倫之後。而於學

問之事實先。朋友之職較之四倫若輕。而於學問之功實重。學者欲極夫四倫之理。實盡朋友之道。欲盡朋友之道。在明夫信而已矣。天之道一於誠。其流行則爲元亨利貞之德。人之性一於信。其昭著則爲仁義禮智之綱。故曰。誠者天道。思誠者人道。信者誠之異名。能盡人之信。則可契於天之誠矣。朋友講習。非信無以成德也。某少而失學。長而寡聞。闕葺迂疏。鹵莽滅裂。雖嘗立於碩師之門。歷時淺而用工微。環顧其中。未少有得。諸君過聽。強要而來。欲以輔仁。內實懷愧。諸君天資卓犖。問學有素。年若道似。略無相踰。未知所以奉益也。然愚平昔誦聖人誨子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之語。深所服膺。每欲以信自守。講問辯析。有分寸之知。敢不傾竭爲諸君言。苟所不知。不敢穿鑿爲諸君誑。諸君其亦篤於信以求信天性。敦於朋友以求盡人倫。交勸互發。非彼得則此得焉。庶不孤此會也。

七政疑

唐堯命羲和居四方。考天象。推舉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術未詳。西漢天文志。始曰日東行。星西轉。而周髀家有日月實東行而牽西沒之說。其論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祖述。以爲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一行鑄渾天儀。注水激輪。一晝夜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循而爲經。七政錯行而爲緯。其說爲得之。而文公傳詩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則曰。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統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

亦左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虛而閏生。典謨之傳。已經文公是正。而公蓋許之矣。意以爲日者陽之精。其健當次於天。月陰精也。其行當緩。月之行晝夜常過於日十二度有奇。是陰速於陽。不若二曜與天皆西轉。則於陰陽遲速爲順合宜。蓋亦祖橫渠先生之意。其說可謂正矣。然愚以古說較之。其可疑者有七。天體左旋。七政右逆。則七政皆附著天體。遲速雖順其性。而西行則爲天之所牽爾。然有所倚著。各得循序。若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似泛然無統一也。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行。既望則月在日後。及再合朔。是月之後日爲臣。從君爲順。若西行則日在月前。至望後再合朔。必日得後月。是君從臣爲逆。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一月日月合朔。此正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得於此會合。而以造就萬類者也。以一歲之運。陰盛乃生意收斂之時。而品物流形。舉霄壤之間。曷嘗有一息間斷哉。其所以於盛陰閉塞之時。而生生猶不息者。正以日月之合。以繼助元氣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生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日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符於日之退。三也。日月雖皆進行。比天行不及則如退。日月五星無殊。金水在太陽前後。率歲一周天爲最速。次火次木。惟土積重厚之氣。夫天體最深。故比五星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載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則何謂遲者。今反速。何謂速者。今更遲。是金水行最遲。故一日卽退一度。而一歲周天。土行最速。常及於天。木約二十八日。始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歲然後周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於天。且一日不及一

度星之陽不及日遠甚。而木十餘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土之精。反過於日遠矣。五也。五星以退留遲疾伏。伏疾遲留退五段推步。姑以歲星言之。大約退九十三日。而留二十三日。而遲疾伏共行二百六十餘日。而復留。而復退。是行常三倍於退。而退四倍於留之日。然行乃有常。而退乃其變也。若西行則行爲退。退爲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日何其多。六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爲緩。留則不行。退則逆而西。此皆以星附著天體而言者也。若七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著天體。且附著則爲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爲最緩而不及天。所謂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而與天同健。一日皆能過於太陽一度。至於所謂退。乃更速過於天運矣。七也。由是言之。則古法比蔡傳爲密。文公不可復作。而吾師亦已下世。無所質疑。姑識於此。以俟知者而問焉。

答或人問

太極圖之原出於易。而其義則有前聖所未發者。周子探大道之精微。而筆成此書。其所以包括大化。原始要終。不過二百餘字。蓋亦無長語矣。謂之去無極二字而無所損。則不可也。太極者。孔子名其道之辭。無極者。周子形容太極之妙。二陸先生。適不燭乎此。乃以周子加無極字爲非。蓋以太極之上。不宜加爲無極一重。而不察無極卽所以贊太極之語。周子慮夫讀易者不知太極之義。而以太極爲一物。故特著無極二字以明之。謂無此形而有此理也。以此防民。至今猶有以太極爲一物者。而謂可去之哉。朱子辨之精。而曉天下後世者亦至矣。此固非後學之所敢輕議也。此外則無可疑可辨者矣。非朱陸二子之思

慮不及也。太極兩儀之言。圖本於易也。而兩儀之義。則微有不同。然皆非天地之別名也。易之兩儀。指陰陽奇耦之畫而言。圖之兩儀。指陰陽互根之象而言也。易以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圖以一而二。二而五。五而一。一而萬者也。易以陰陽之消長。而該括事物之變化。圖明陰陽之流行。而推原生物之本根。圖固所以輔乎易也。惟以兩儀爲天地。則大不可以易之。兩儀爲天地。則四象八卦。非天地所能生。以圖之兩儀爲天地。則五行亦非天地所可生也。夫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則形稟是氣。而理具於氣中。析而言之。則形而上。形而下。不可以無別。所謂圖以陽先生於陰。與太極生兩儀者異。此猶有可論者。太極之中。本有陰陽。其動者爲陽。靜者爲陰。生則俱生。非可以先後言也。一元混淪。而二氣分肇。譬猶一木析之爲二。兩半同形。何先後之有。易之辭簡。故惟曰生兩儀。圖之言詳。故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陰陽既有兩端。出言下筆。必有先後。其可同言而並書之乎。況下文繼之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則非先後矣。而下文又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乃先言陰而後言陽。此周子錯綜其文。而陰陽無始之義。亦可見矣。當以上下文貫穿觀之。不可斷章取義也。雖然。動靜亦不可謂無先後。自一氣混沌。其初始分。須有動處。乃其始也。元會連世。歲月日時。大小不同。理則一也。其氣之運行。皆先陽而後陰。一歲之日。春夏先而秋冬後。春夏陽也。一元之運。子先而午後。子至巳。陽也。數以一爲陽。二爲陰。一固先於二。人以生爲陽。死爲陰。生固先於死。孰謂陽不先於陰乎。但未動之前。亦只爲靜。此乃互根之體。終不可定以爲陽先爾。所謂太極之下生陰陽。陰陽之下生五行。

及乎男女成形。萬物化生。圖中各有次序。則是太極與天地五行相離。則又不可也。陰陽不可名天地。前既已言之矣。太極陰陽五行。下至於成男女而化生萬物。此正推原生物之根柢。乃發明天地之秘。而反以爲病。何其異耶。太極剖判。此世俗相承之論。非君子之言也。太極無形。何可剖判。其所判者。乃一元之氣。閉物之後。溟滓玄漠。至開天之時。則輕清者漸澄而爲天。則重濁者漸凝而爲地。乃可言判爾。太極陰陽五行之生。非果如母之生子。而母子各具其形也。太極生陰陽。而太極卽具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而太極陰陽又具五行之中。安能相離也。何不卽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言而觀之乎。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二氣不待交感而各自生物。又不可也。此一節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作一貫說下。安得謂不交感而自化生耶。成男成女。朱子謂此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氣聚成形。遂以形化而無窮。真精合而有成。而所成者。則有陰陽之異。其具陽之形者。乾之道。具陰之形者。坤之道。又合則又生。至於無窮。皆不出乎男女也。今所問之言。果有所疑耶。或直以周子之言未當也。如其果疑。則以前說求之。或得其梗槩。直以言爲未當。則非敢預聞此不韙也。待承下問。敢以爲復。

示及門

士之爲學。當以聖人爲準的。至於進修利鈍。則視己之力量何如。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舍其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諸子。願其立言。詞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

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質亂。務爲新奇。其弊正坐此耳。始予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己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

箴

學箴

東平王生麟。自蕪城來。求受業於余。適余病劇昏瞶。莫能相告。以道留連。僅一載。蓋垂橐而歸。於別也。復求一言。因書近作學箴以遺之。

聖人在位。言行皆道。素王無民。已任於教。天高淵深。學貴知要。繫人一心。酬酢之機。理備萬物。欲流易危。先民有作。唯此之治。精義入神。匪思不得。執辭泛求。幾逐於物。審是之宜。惟學之則。操之有道。有夢斯覺。闡然日章。如追如琢。舍心弗全。非聖之學。

贊

書菴贊 爲石抹執中作

典謨訓誥。其名爲書。經史百氏。書之類與。古今立言。浩若淵海。學貴博文。旁搜遠采。智哉君子。菴以居之。

書契以來。網羅無遺。燕坐斯菴。熟玩精索。日就月將。知至物格。萬言參錯。一理混融。斥排異說。信執其中。書亡道存。心化神應。待變無窮。何出非正。

北野兀者贊并序

夫道寓有形。心妙衆理。物無大。未有違乎道。心雖微。未始遺乎物也。故能全其德者能用物。不則扞格而不通。跌蕩而無據。感於外。并喪其內矣。北野蕭侯。以兀者自號。是全其德而用物者與。且彼已相形。重此輕彼。囿於形者也。擴然無迹。物我俱亡。達者之觀也。自物觀心。則心可均。自私用智。則去道遠。彼兀者能止以止衆。其全於德者與。或曰。莊周所謂道德。固同於吾耶。侯故儒家。其名之也。何庸。夫燭火之光。足以繼日月之不及。桔槔之汲。可以濟雨露之未濡。彼有取焉而取之。豈能亂吾所謂道德者哉。又曰。兀者。傷於形者也。奚可貴。彼固曰。外形骸而有尊足者。則侯之意。蓋欲愚智晦明。以全其德者也。作兀者贊。

魯鄭有人。無形心成。遊形之內。保始之徵。塵垢不止。以鑑之明。羿之殼中。命也不中。唯不知務。是以輕用。人以吾全。笑吾者衆。受命獨正。遊心乎德。死生不變。萬物皆一。直寓六骸。何有乎兀。莊周寓言。洗洋自恣。孟軻亦云。辭不害志。有本如是。是之取爾。

李齊賢真贊

目秀眉揚。神舒氣緩。妙手描摸。毫髮無間。形色天性。所貴踐形。人見其貌。莫知其心。我知若人。交養內外。

和順積中。悴而盜背。朝瞻夕視。如對大賓。力行所學。無負其身。

題跋

題趙仲明神

氣清而腴。髯漆而疏。二十餘年。貌肖不渝。蓋人可見者。君之面。其不可探者。有罔象之珠。進之進之。無愧此圖。

題節婦朱氏詩卷

余讀禮至昏禮。萬世之始。壹與之齊。終身不改。其禮嚴。其辭峻。是知夫婦者。天地之義。陰陽相須。容有貳乎。故夫死不嫁。此婦人守身之大法。與及讀儀禮傳。乃有夫死。妻穉子幼。而適人之論。是蓋不得已而然。又知聖人制禮。爲中人立法。賢者固不必俛而從也。婦人之職。奉祭祀。事舅姑。主中饋。相其夫君者。非一端。而委身之後。守死善道。則其大節也。世之知義者。固能行之。蓋亦鮮矣。古汴朱氏。年四十而嫠。家徒四壁。獨撫幼女。冰蘖自守。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公賦。養其姑。甘旨不廢。生事死葬。皆能以禮。辛勤且二十年。此其生質貞介。與禮義合。可謂加於人一等矣。蕭君仲堅。叙列事實。名公鉅儒。皆爲詩辭以贊其美。將上之朝。以求表厥宅里。宜哉。雖然。朱氏盡婦道而已。未必求知於人也。古者婦人之令。不出閨門。使朱氏復知此義。寧不反有慍乎。若夫國家彰善之道。自宜採摭。書之國史。千載之下。聞之而有興起者。奚但旌

顯一時而已哉。然則又非朱氏之榮，乃國家之光也。

跋潘明之所藏吾丘衍書素書

道備於六經語孟。學者舍是，則無所歸。周衰，老聃最先出，其言不能合乎中庸。然平陽嘗用之於漢。蓋其清靜爲宗，而以柔道行之。所守者亦約之故也。世傳黃公素書，其老氏之徒歟。子房千載偉人，精忠貫日月，英氣蓋宇宙。時然後言，動中機會，功成志遂，明哲保身，三代而下，一人而已。自今觀之，子房之心學，果盡得之此書乎。昔時圯上授受，果今之書乎。不必深論也。明之潘君，學道本於經，而旁通曲究，見素書而喜之。蓋景慕子房之爲人，而併及其書也。道在天地間，亘古今若一。賢人君子得之者，如合符契，惟其所遇之時不同，故其設施有異爾。倘使子房生三代盛時，亦必興禮樂，致文明，功業不止如是而已。故效先覺者，當探其心，不當泥其迹。沙丘之馬牝而黃，九方臯可謂善相者矣。明之之意，豈果書云乎哉。明之所藏本武林吾丘衍書，衍以小篆妙今世，此卷尤可觀。

跋陳君采家藏東坡墨蹟

伊尹元聖一德，身任天下，其就湯就桀，動皆至誠，固不可以後世常人之心議之也。子厚東坡之論，亦各有所見爾。坡翁詞翰絕古今，其片言隻字皆可寶。此紙筆法精妙，凜有生氣，觀之使人興起。陳君其爲天下寶之。

跋妙沙經

彝倫常典萬世不可變者經也。古之聖人法言懿行載之六籍而垂示終古者是已。聃瞿氏之言類名經其道可常耶否耶吾不學之不知也。抑嘗聞釋氏之徒誦其師之言雖不可與吾道合要皆以調伏此心爲主而後可以盡其性至於禍福因果則其論之下者也。楊德公夢有告以妙沙經且求於人而得之謂善果可由是致然以爲世罕有而人或未信也。質之於習其道者而信且欲求言余辭以不知而請愈力余謂天下之言雖道不同亦各有理妙沙經之理何在耶吾不知也。夫夢生於想與因非想與因則心未有所主故爾昔人夢鹿而得鹿是亦想之類今夢經而得經其想耶其非想耶吾亦不知也。

跋趙閑閒註心經

金正大八年樞院判白某飯僧薦父閑閒趙秉文亦與交因書心經遺之且自爲註釋其卷失之已久曾孫子通爲御史掾行部閩中復得之。

先王之道以養生送死繼志述事爲孝浮屠氏欲以真空悟人而謂亦可覺死者故凡天下之爲子者莫不奔走趨事庶幾祖考之一覺於魂揚魄落之後其不靡然而從者鮮矣。院判白公飯僧以薦厥考而閑閒趙公書心經以遺之誠足以爲孝思之助耶抑遊戲翰墨而已耶觀其表章句義若有自得者則其志或可見矣。此卷失而復得子通其實之而觀院判公所以孝其親者而勉繼其志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固不必切切於覺云也。

白雲集卷四

四言古詩

白鳥 甲辰六月十一日

僕屏居陋卷。一旦棟撓。讀鷓鴣二章而有感。因賦白鳥以自況。

有白斯鳥。生於林皋。稜稜骨格。翬翬羽毛。母兮天方。匪鷓伊鷓。含哺忘恃。哀鳴嗷嗷。嗷嗷哀鳴。遷於壞木。豈無好逑。敦彼獨宿。渴飲而泉。饑啄而粟。聊樂我員。亦曷云足。飄風自南。霖雨既淫。蟬斷山拔。龍興海吟。墮卵覆巢。林莫我深。翅翕罔舉。口禁若瘖。熒熒明星。上麗於漢。泛泛行舟。亦達於岸。維此好鳥。所止泮渙。控地決飛。鷓鴣斥鷃。鴻鴈在渚。鶴鶴在原。物以羣分。維性是便。爾鳴雖離。爾懷急難。無胥遠矣。今亶其然。朝陽爰飛。夕月戾止。嗟彼燕雀。厥志焉擬。何天之衢。側目萬里。扶搖一冲。時之俟矣。

鬱松贈陶思齊任通波驛長

鬱鬱喬松。在彼中林。斲之翦之。以榱以楹。我材既良。胡寧靡成。日居月諸。亦迭而逝。謀猶孔臧。庶拔斯萃。奮然於懷。耿耿寤寐。泛彼柏舟。集於西汜。征夫遑遑。予取予求。爾言毋暴。我心則休。遙遙道途。跬步斯舉。

悠悠天衢。始振其羽。聿其問津。雲漢之渚。

松澗頌趙治書自號

挺挺長松。色正氣雄。風雨霜露。無能動容。直榦摩空。雲中之龍。泠泠幽澗。泉流石粲。甘則可掬。寒不可玩。孰云在山。爲江爲漢。維松之貞。倚澗之清。維德維用。相須以成。君子似之。克彰厥名。豈維棟梁。荅珀千歲。豈維澄源。潤物平施。盡其大全。始出乎類。秉心塞淵。有緝其光。本源之盛。枝派乃長。子孫繩繩。旣壽且昌。

五言古詩

王申伯和此詩。不會予意。其言甚悲。余心少之。又作以終其說。

壽夭齊彭殤。逍遙等鷓鴣。心窒理未融。役役空曠眩。得志鄙棊題。窮簷樂原憲。道在體自胖。奚必萬間羨。天地一穹廡。何適非所便。廓然居安宅。怡然觀物幻。老聃亦達人。以身爲大患。誰謂杜陵翁。乃有茅屋嘆。

上李照磨四首

道原出於天。合變無終窮。羣經載道器。言異理則同。民生有物則。所要求厥中。先幾在知止。實踐乃聖功。心廣體自胖。萬象皆春融。寧爲方寸學。坐想成元空。

濂溪振遺響。伊洛探元旨。龜山載道南。江漢隔萬里。乾淳號鄒魯。三子森鼎峙。皇圖啓昌運。寰海共文軌。得人道乃弘。古今無不爾。殊途固同歸。遐邇均一視。

中原清淑氣。世代生偉人。伯陽孔子師。千載今雲孫。窮經入闢奧。探道提綱綸。襟懷洒秋月。論議開愚昏。大材古難用。暫屈寧久伸。要當推所學。利澤均斯民。東南互鄉子。古道昔所慕。悠悠三十年。所向皆謬誤。私淑得碩師。引發使自趨。鞭繩屢提掣。遠道迷蹇步。緬懷天下士。一覩快披霧。樞衣登公堂。隅坐視朝暮。

酬潘明之

鴻鵠凌青霄。燕雀巢白屋。凌霄志寥廓。巢屋亦云足。故人眇天涯。歲月如轉燭。昔爲交手歡。今成斷腸曲。嵩華日以高。江漢日以卑。道異謀不同。何日傷別離。書成情未盡。路遠夢更迷。相思溪水頭。猶如送君時。

贈禽演周梅鼎

星翁術多岐。禽學出最晚。舊云南陽公。格物明萬變。天經環陬維。隱見易昏旦。大化運甄陶。衆彙歸冶鍛。人生囿烝中。安能外長算。周生儒家流。心學理已貫。羅縷角與根。捷若緒抽繭。謂我四十年。始晦終且顯。我生逢百憂。子語堪一莞。聖賢不言命。言命固已淺。富貴安可求。有義當自勉。子今方壯年。所志在高遠。挾此任所之。侯門有青眼。

觀水

江源可濫觴。萬里會流派。海鉅莫能量。有容德乃大。

寺中有蔣身卿索詩卽席贈

豫章吟悲風。古刹響哀梵。空谷厭劫塵。湮滅成一澆。平生友於情。一夕嗟夢幻。升堂哭遺像。退坐起長嘆。誰歟身卿翁。儒雅閭里冠。屢出文字語。聊復解悲惋。對床聽風雨。咄咄夜達旦。月落雞三號。誰歌白石爛。

題曹提領湘靈廟聞樂見燈詩卷

重華陟遐方。馬斃車折軸。娥英失所天。往殉行且哭。聲凝衡山雲。泪染湘江竹。夫君不可見。異穴嘆同穀。廟食三千年。境土惠徼福。事久竟忘哀。幻化驚耳目。音響鈞天和。光景清夜燭。曹公骸聞見。三月食忘肉。簫韶久已絕。豈假湘靈續。誰能寫新聲。如彼涓在濮。尙憶開元君。能傳羽衣曲。

遣興十首

光景何匆匆。志意何曼曼。百年能幾滿。歲月倏將半。起坐夜嚮晨。何由夢公旦。中流樹砥石。湍激從汗漫。未迴南楚轅。徒起北門嘆。

秋日常苦短。秋夜不可闌。葉鳴迅風晚。蟲怨零露寒。月白天炯炯。振衣起盤桓。山川出浮滓。翳彼明不完。幽興中道絕。百感來無端。何當誅豐隆。致身無羽翰。清光亦何私。不照方寸丹。

少年學老農。旦暮言耘耔。種深本難拔。糞力生易滋。良苗勿擾長。惡草煩芟夷。天時且豐歉。人事更扶持。功備待日至。厚歛非所期。豈必務廣德。地力窮鐵基。惜哉無負郭。稼穡寧不知。

猗猗澧有蘭。馥馥沅有芷。獵獵石上蒲。泛泛水中芰。鮮鮮三徑菊。旒旒百畝蕙。采掇集衆芳。粲爛成雜佩。佩服何所從。將以待君子。

東家有處子。二十不踰閭。婉婉聽姆言。將欲備四德。錦機織回文。字古人莫識。蘭麝熏衣裳。閨闈謹容飾。良人仰終身。寧不慎所適。膏沐豈爲人。自修女子職。蓬生衆麻中。不扶能自直。寒窗效蠶鑽。孤陋寡聞識。古來貴尙友。萬善在熏炙。古人不可見。今人豈易得。千載遙相思。空使我心惻。相思令人瘦。相思令人老。人瘦尙可肥。老大徒自悲。

淵明千載人。瑩瑩瑚璉器。世醉不可醒。杯杓聊卒歲。高風起廉隅。終古誰足跂。聖人道中庸。用舍由禮義。甘心事麤糲。沈湎祇自穢。樂生亦知言。名教有樂地。拾金復擲金。爭如鋸不顧。子魚惡能廉。強制情已露。向非迫畏友。晝擢亦何懼。平生有心事。狼籍見遲莫。經德安可回。所履在平素。

春風榮衆芳。秋露悴百草。羲和策日月。急疾兩飛鳥。枯桑號天風。俛仰波浩渺。氣流物隨化。金石不自保。人生寄蜉蝣。時邁胡不老。天地有終窮。微眇何足道。乾坤無停連。清氣日夜生。人居覆載間。所息能不萌。握機養天和。持守如捧盈。得喪固有命。寵辱何足驚。一身磐石重。萬鍾浮雲輕。丈夫有志願。誰謂吾無成。

送蕭仲堅隨伯兄赴江陰

朔風集飛霰。歲月倏云已。芸芸萬物機。亦各復根柢。胡爲北征鴈。一舉成千里。澄川稻梁肥。雲水渺難淡。靜集鳴相和。允爲得所止。紫陽有遺書。祕啓天地根。描摸失真趣。議論徒紘紘。仁翁繼的緒。夢奠嗟不存。皋比淑至道。與子昔屢聞。要在足日到。言語何足云。

交際須得人。市道亦何益。張陳古英士。豈不重金石。一爲利所移。德怨易旦夕。輔仁可無友。獨學終固僻。唯應鮑叔賢。俛仰嘆陳迹。

次韻丙午

朔風漠沙白。瘴日越荔丹。出門萬里道。爭似二頃田。拜塵素所薄。知命復何言。鄙夫競弊利。石火寒無煙。清風桐江水。捷徑終南山。丈夫時用舍。所貴無泚顏。得喪固一瞬。芳臭俱百年。坦途有覆轍。窮哭誰復憐。乾坤渺無際。我身蝨其間。浩氣貫元化。漸著豈不關。見可乃合道。行險祇自殘。平生作霖志。詎肯懷土安。風雲有嘉會。時至容何難。君看激海鵬。振翮青霄端。

次韻木冰正月

堯甸九載水。商郊七年晴。災祥氣所致。治世何重輕。方春時始和。嘉樹條垂冰。霞飛集杞柳。雨溜凝松楸。修銀奮龍爪。圓玉剝蛟精。怪招越犬吠。寒起巴猿憎。交薄粲精瑩。瞋目一色盈。虛虬激爽籟。木杪琳琅聲。上天命靡謔。怨咨非由人。餘寒自凝沍。生意中敷榮。殷雷發丙夜。羣蟄豈不伸。渾淪幹大化。竅妙未易明。允矣理昭昭。誰歟視昏昏。元元繼無息。乃見天地心。連行烝適迕。變見成稜氛。句芒職木正。歷日甫及旬。聖人體天道。尙德不尙刑。木冰紀麟筆。竹帛垂魯庭。王正今再書。徵古聊慰心。咎夔集天衢。秉令如雷霆。仁風動六合。趨走星火奔。支離可攘臂。暖日脂車輪。東郊滿芳草。載驅適我情。胸中勿芥蒂。官府如冰清。

次韻景文杭州見寄

窮通豈人爲。有命在彼蒼。索居際良會。晴日消寒霜。內求德乃備。粹玉先光芒。古友安可尙。千載空相望。茂陵智哲翁。多欲不自知。少君與五利。荒誕夫何疑。大藥可立成。篤信猶兒癡。屢失求愈切。至今令人嗤。神方苟可得。我輩何憚爲。

我生逢不辰。知學況遲暮。猥器抱謏聞。達者肯一顧。榆陰得先覺。知我乃有素。冠佩參翺翔。鞭策多警悟。孤山友寒梅。清質不受污。遺我長相思。誠以夙夜故。久交竟不忘。相勗言愈苦。自憐春絮狂。風雨漬泥土。自卑志易荒。勇鼓氣乃倍。富貴倘固有。鼎味終染指。蓋棺事方定。禍福可預計。譬彼陰陽流。屈伸理相繼。豈不爲身謀。風波有危事。安能鑿三窟。詭道收薛責。

贈金月華

歲丁亢偏陽。祲魃肆大厲。不雨更八旬。赤地且千里。臥龍樂寒潭。雷電驅不起。泉枯土山焦。地墳名木死。顧茲咫尺苗。秀實何所恃。豈惟生怨咨。溝壑有老稚。月華探道窟。陽雨能力致。從人預爲期。膏澤應時至。人心與禾稼。蘇息兆生意。胡爲天瓢慳。長風捲晴霽。願君再作霖。歲事斯可濟。

贈江行父

有朋遠方來。傾蓋語已契。紛紛燕雀間。聽此孤鶴唳。中扃湛淵水。窺測渺無際。接人氣雖和。自律言頗厲。爲言君子交。相與期晚歲。珠玉生光輝。顧我形頗穢。康莊多風塵。窮巷絕車轍。慷慨感前修。探索心屢竭。干將鼓洪鑪。不化凡冶鐵。泰山萬仞高。企足藉邱垤。意長時苦短。回首暮光滅。

海爲百川歸。流派各有源。清濁豈不異。皆可觀其瀾。威儀動三千。意象非一端。要知霄壤隔。乃在毫釐間。畢公勤小物。垂訓古不刊。子抱經濟具。我有邱壑情。半生猶滔滔。兩鬢俄星星。林間十畝地。坐笑觀枯榮。白雲與流水。無心誰能爭。君看岐路多。執轡慎勿輕。奮策當坦途。毋使侵榛荆。

送高經歷

清風振千古。警省儒與頑。拳拳柱石器。盍置廊廟間。江南山水窟。適意聊盤桓。故園松柏思。轅駕孰可攀。鳳池有所待。驥足那得閑。世南行祕書。孝先五經笥。上下千載間。網羅無遺事。高談驚座客。揮麈發精義。困泉浩晝夜。混混達源委。鰕生時摳衣。一見心已醉。芙蓉泛綠水。優游東海瀕。天風一披拂。七郡涵餘芬。行人思驄馬。辟易清路塵。魍魅凜秋霜。民物熙陽春。甘棠有佳蔭。雙檜長輪囷。膺門賢可登。融座客常滿。文章有小技。揚善棄所短。何地不生材。文木雜樛散。免爲爨下薪。匠石曾一莞。匪謂成棟梁。時人已青眼。少年苦跋涉。中歲頗悅道。秋霜苗未實。播根恨不早。乾坤眇無際。至理日探討。蒙頭媿種種。羲娥復佻巧。誰能分刀圭。使我長不老。

昔年黃叔度。量若干頃陂。一時英俊人。那敢輕牛醫。終南多隱士。捷徑肆罔欺。承稭亦高識。至今人所嗤。君子病無能。何患不已知。簡珠混泥沙。賢否未易別。緬懷貞白姿。飾外祇自潔。蹄涔生十波。一勺固已竭。燕石擅美名。和璧正遼絕。每聆許與辭。媿汗幾耳熱。綱紀需碩材。曹掾非冗食。胡爲鄉校選。乃及山林迹。蠅營非素願。蝟縮已成癖。南州徐孺子。不愛公府辟。亦感際會恩。終身以爲德。

孔衍聖幼年能書大字以女妻之

玉樹生階庭。英才挺天秀。九齡書大字。學業日已富。東床有妙選。嘉耦聖人胄。洙泗後淵源。力積乃能究。勉哉南宮客。白日不可又。

趙天樂見示所著詩歌因賦短句奉贈

神人栖三山。噓吸備六氣。表裏冰雪清。欬唾珠玉瑞。先生天下士。逸氣欲蓋世。糠粃玄端衣。珍重紫霞帔。手抉雲漢章。道啓天地秘。喬期眇何許。心遠神與會。脫略塵俗語。寧識煙火味。大篇富而溫。短什清且麗。瞥見眼爲明。三復心已醉。大道貴□默。名教資論議。損之至無爲。左言無乃累。緬懷赤松遊。泉石形夢寐。窮巷守環堵。扣戶時問字。直欲外形軀。煙嵐挹空翠。至寶勿發揚。固塞歸一致。胡爲尙叟叟。藝典敢無畏。

遊山二首

九月十八日訪疏寮於盤溪。偕趙肅夫及其子璉、何仲英先行。遯山策蹇馬追及，拜北山遺像。夜宴座中，楊舜舉善滑稽，與遯山應酬不倦。夜半羅蘭似醉歸。

霜風搖疏林，木葉翳荒徑。煙開山色明，日出天宇淨。行同二三友，緩步入幽夐。亦有童冠從，彷彿春服盛。後期策駑駘，蹇足心還凜。峰回路幾折，脫轡逢石磴。主人雅敬客，一笑出相迎。門庭對虛廓，杓略壓澄瑩。緬懷百年人，嘉遯樂天命。盤溪異莘野，玉帛謝三聘。升堂拜遺像，生氣凜可敬。睥睨神欲交，鑽仰心不競。猶餘滿案書，鉛槧精考訂。昌哉賢子孫，對客且涵泳。須臾肆華筵，列坐以齒定。肴核豐豆籩，魚肉富盤飭。勸酬逾十觴，罍滿餅肯罄。劇談屢絕倒，隱語若響應。醉客騎馬閑，夜久奎已正。鋪牀對窗月，樹近影交映。見聞絕囂塵，夢境亦清興。曉起還看雲，此樂殊未竟。

隸川趙璉從予遊逾二載，復同夜坐草亭，考索理義，始至大辛亥十月癸未，至皇慶壬子五月癸丑而止。誦講之餘，時相與步武庭中，倚樹疑立，仰觀俯察，莫匪佳趣。間以所見輯成韻語，得十餘篇，於璉之行書以贈之。

明星懸樹端，白月在戶外。坐覺羣響空，默與萬象對。化流滿寥廓，境寂得清粹。涼風颯然來，動物各有態。人涵天地心，此意有誰會。

鴻鴈西南翔，清叫哀夜月。長風吹羽翰，日短影孤滅。美人涯天眇，音書中道絕。欲成新合歡，豈願長契闊。有力日可追，有志山可移。所思勿棄置，亦有相逢時。

北風吹庭樹。顏色日慘烈。豈必驗枝條。根株意寧絕。粲然作春榮。所養在消歇。苟非終夜存。膏盡火隨滅。風霜門外多。爐炭室中暖。欣此清夜永。任彼寒日短。浮塵自憧憧。五色紛過眼。靜極樂則生。窮陰見剛反。雨來鳴四簷。擊柝聲忽五。捲書成燕坐。繼燭且晤語。誰能理枕衾。聊復議今古。彼哉心不存。清響乃愁緒。寒梅五樹花。粲粲仙子魂。昆吾切玉刀。鏤刻無纖痕。潔修最所敬。況復揚清芬。窮陰塞宇宙。微陽挹孤根。羣林正僵立。生氣獨若神。後塵殿兒女。朱紫何紛紛。勁草居疾風。下偃非可倫。人能我則效。尋丈徒云云。浚深及寒泉。圓蓋涵老瓦。泓然出清冷。脩綆木巽下。未能極甘冽。聊亦濟九夏。渫泥窮根源。引汲復誰捨。角尾備龍形。奎參陳虎迹。玄龜東矯首。赤鳥南奮翼。垣墻限異居。列守各有職。昏晦明冬夜。赫烈乃夏日。紛張若無序。四向皆拱極。錯綜固萬殊。至理本歸一。

朔風厲中宵。洒牖聲瑟瑟。推簾有可觀。上下銀一色。秉燭處虛簷。呈巧猶六出。春回日未多。到地亦瑞物。鏤玉不受塵。貞質天下白。願言潔其身。視此以爲雪。

營營晝陰遄。膏火繼不足。研磨豈苟苟。厭此春漏促。發端未終竟。落日亦已速。更宜坐須臾。無負數寸燭。晨雞催我眠。春鳥呼我起。無端促更籌。酣寢非所喜。古道迷荆榛。本來直如矢。剪除須累工。寧可旦夕俟。百草生階庭。蕪穢苦不治。紛拏亂人思。日夕事薶薶。或云勿剪除。交翠總生意。物具理卽存。觀者安能泥。苟能探中和。所在達源委。

好鳥鳴春林。出入百如意。人能脫卑污。卓爾忘物累。盤錯雜紛綸。百慮歸一致。萬變攻我心。所秉元有義。

宵漏四十餘。疾急不可駐。彼夫昧昏夜。戍拆迷夙莫。商頌歌悠揚。未足發歸趣。竹徑流疏螢。蕉葉瀉清露。呀呀遠雞鳴。蠅聲無乃誤。

雲行竟太虛。澍雨漑下土。豈惟稻與梁。餘潤及草莽。一物失沾濡。厥施猶未溥。太鈞陶萬彙。寧復問爾汝。用之盡吾仁。先後宜有序。

美材非不多。龔斲有所待。爾生能清淑。如白可受采。靈明螢照夜。汗滓波翻海。精探復力脩。歲月德可改。罔念固作狂。勉勉敬與怠。

朋從固有道。聚散亦有期。不遠千里來。在冉隸再葦。豈惟窮訓詁。亦復語顯微。愛子量可容。愧我無所施。大達雖九達。捷徑嫌多岐。剛明履中正。君子貴自持。我亦觀爾成。豈忍言別離。尙須勤寄書。慰我旦暮思。

送李榮甫知事遷淮西三首

長松生岡陵。質與風木異。春和猶凜然。況處風霜地。塵埃飛六月。豈足爲我穢。一雨洗蒼蒼。凌空氣尤厲。峩峩惠文冠。所任在鷹擊。立仗或不鳴。首尾較得失。民風已澆漓。得情良可惻。尙須一分寬。但勿踰限闕。淮水出桐柏。浙江發東陽。期會至滄海。千里遙相望。源澄撓不濁。水德固可量。願將此清冷。溥施彼一方。

送姜君澤赴浦江縣教

儒生解明經。地芥拾青紫。今古不同途。進取頗殊軌。尙餘庠序師。亦藉文學士。彬彬渭川人。自誠聊復爾。時猶困積薪。世乃收苦李。浦陽隔山雲。相望踰百里。首着富朝盤。芹藻動秋水。振鐸揚教聲。衿佩若歸市。

買骨天馬來。寧假終日俟。倘遇□英翁。問訊今何似。

牧牛圖

木葉紅欲落。野草青未枯。健犢起跳浪。脫梏行江隅。牧人善防閑。爲擇牧與芻。母牛徐掉尾。煦嫗鳴相呼。阿童得所託。靜中樂華胥。豈惟置蓑笠。乾坤一籛籛。苟能物付物。拱默湛如愚。

孔濤巨源播八世祖中丞擊蛇槐笏求詩

茫茫宇宙門。一氣陶庶彙。流行有天常。偏駁乃爲沴。惟人萬物靈。順正補其弊。所以致中和。能使天地位。中州際明時。和氣興善治。偏成或湮鬱。逖彼西北裔。神人糅雜居。詛盟成蠱媚。怪虺據琳宮。奔走傳詭異。潔牲祀朝夕。牧守率羣吏。孔公聖人胄。天質抱剛毅。直養氣已充。平素有集義。憐彼鰥人愚。惡此醜物厲。抽笏奮而前。一擊首隨碎。壯心發陽剛。排斥陰險類。諒茲咫尺簡。寧比劍戟利。敬存勝百邪。妖孽何所避。遂能格君心。審審居諫議。君家愛甘棠。什襲傳八世。豈惟子孫珍。觀者咸起畏。勿徒寶此傳。肖德惟尙志。

酬石抹州判

熊耳在長源。達何入於海。滔滔窮晝夜。浩浩潤千載。游滓泥不行。感嘆歲月改。洒然見清冷。流派知有在。舉目泰華高。足疲苦難到。剛毅久不渝。白刃斯可蹈。君能握要機。一蹴已深造。振衣千仞高。何適非笑傲。核中自懷仁。日夕長根榦。扶疏茂枝條。本一末盈萬。一葉異顏色。元氣已不貫。是中毫釐差。遽爾生死判。簣虧不成山。敬勉何敢玩。

大道固如矢。多岐亦生疑。登天雖無階。累土當有基。得才爲我才。所貴不自欺。茫茫萬里途。脫轡空齎馳。黔黎多昏蚩。無情尙奇詭。片言未易直。前角後或倚。紛拏雖百端。折衷固有理。彼有虞芮田。荒蕪白雲裏。平生鑄干將。未得歐冶訣。春獵形組成。一剗刃已缺。安得百鍊剛。發礪光電徹。就君乞刀圭。爲我點凡鐵。

送何雲巖

采采泮水芹。握手同遊遨。重來二十年。相對嗟二毛。丈夫當自強。豈肯埋蓬蒿。子今誠壯遊。快楫乘飛濤。神州集英俊。諒亦容吾曹。良璞宜待價。日夕慎所操。口口是耿耿。自晦不可韜。飲子白玉卮。左手持蟹螯。天風吹黃鶴。佇聽鳴九皋。

石門洞

清溪護連山。雙壁鎖幽洞。初登憂徑險。小入喜境空。木落猿猱驚。叢卑禽鳥哢。磴行幾盤折。彷彿天籟動。蒼崖倚空碧。仰睇石流潼。分張山露輕。翕聚魯縞重。變化態萬千。敵地風雷閃。粵從混沌鑿。天造景已貢。仙靈擅虛寂。緘閱未忍送。賢哉康樂翁。爲洗塵俗夢。胡爲百年後。樂與來者共。我來屬久晴。泉瀉澁如凍。鬱氣噴林薄。眯目作寒霧。舟子招我行。風疾纜欲縱。後期當何時。坐對玉蟬竦。

思遠樓

危樓矗城端。簷影墮水涯。憑闌對堤草。鳴櫓飛浪花。舊聞會昌湖。一望十里賒。藩籬孰定地。相入如犬牙。河間尋文波。僅可通行艤。芙蕖已銷落。寒水浮枯葭。佳景不及遠。興思重咨嗟。夫人各有思。所異正與邪。

潮汐蕩瀉薄。鄭衛生淫哇。君子善發慮。身通心則遐。徘徊興未已。古木啼昏鴉。

華蓋山

羣山如斗形。華蓋氣獨壯。奮身地勢高。目極天宇曠。周回萬象澄。一一來獻狀。中江漾孤嶼。瀕海橫疊嶂。樓臺市中居。棋列相背向。烈風攪蒼林。落日鳴白浪。蜃氣薄浮雲。溟濛杳東望。長濠浸寒水。短楫起漁唱。同遊豈特達。竟爾忘得喪。山下出蒙泉。夷坐待清漲。一掬襟懷空。自謂羲皇上。

中川龍翔興慶寺

孤嶼浮中川。晝夜汨潮汐。何年地維裂。中斷洲渚失。兩峰峙東西。蔽影互朝夕。浮屠據稜層。梵宇鉤金碧。飛龍迫風雷。曾此一憩息。昔時桂板居。今作大士室。了師擇靈地。爲假蛟鼉窟。聚沙合舊港。連亘如片石。山扉交無關。神物便出入。亂流攜故老。一一訪陳迹。軒亭倚葭葦。濤浪倚几席。豫章號蕩風。篠簜翳寒日。憑高慨今古。天海相蕩激。景在人易非。悠悠意何極。

暮過東津館

薄暮下東津。灘急舟劇箭。漁燈互明滅。隴月時隱見。清颺從東來。涼氣襲我面。目送兩山青。天長淨如練。

遊鍾山至八公德水

悠悠鍾山雲。朝夕礙我目。褰衣試一往。行與雲相逐。驅馬出東門。十里至山麓。幽人昔已亡。誰能繼芳躅。猿鶴乘古林。鸚鵡嘯深木。彼哉西方人。胡爲擅斯谷。豈云事幽棲。政爾眩華屋。泓泉抱何德。濁熱供一沃。

巖回屐欲倦。小憩倚修竹。涼颺自披襟。佳興亦云足。

酬胡古愚三首

扁舟下吳會。來看鍾山雲。文名久籍籍。千里期遇君。笑談屢款臆。所見副所聞。襟懷秋水淨。氣宇春日溫。試看一鶚舉。肯與凡鳥羣。瀛洲豈爲遠。薄言采其芹。

乾坤自闔闢。文章乃經緯。郁郁稱宗周。趨下日以弊。風氣有淳漓。恆性固無異。盡心全此天。言語亦餘事。脩辭擬盤詰。微理猶恐泥。羨君嗜古學。搗筆發清麗。源浚流且長。唐虞力能致。

秋風迫歸燕。宵露泫衰草。我留清溪曲。君望雙溪道。會合已恨遲。睽離奚遽早。論心議千古。何時一傾倒。爲我謝白雲。猿鶴故應好。

題蔣廟

乾坤孕羣象。形鉅氣乃異。蒼龍蟠良維。雲雨爲物利。因神姓此山。依憑兩相濟。豈能託幽靈。固亦秉忠義。死分在一時。廟食終百世。英風久愈彰。邦邑共微惠。豐碑樹松陰。圓蘚護新翠。已屆吹帽節。來此宜小憩。山光倚空碧。耿與秋色對。黃花雖未多。聊復成一醉。

舟中雜興

冉冉江上蘆。離離路傍草。霜露侵衣裳。何用涉遠道。鴻鴈方有序。孤飛任林表。豈不顧其羣。長風翻難矯。琥珀能拾芥。頑鐵亦戀磁。人生志氣合。寧獨不似茲。道義固可久。世情終易移。感應理有常。君看雲雨施。

寸心諒匪石。懼彼不我知。

亭亭嶺上雲。獨鶴相與飛。俛啄戀故巢。不得從雲歸。秋風颺黃葉。飄颻各何之。巖糧事遠遊。在昔聞斷機。栖鳥辭茂林。徘徊更依違。悠悠兩江水。共此明月輝。

崑崙萬仞高。我欲遊其巔。有道固坦蕩。茅塞誰使然。駕車審中路。力策宜可前。子今行幾何。進退日月旋。上可顧八表。手援咫尺天。實理乃真見。彷彿誠虛言。

嵐煙紫崔嵬。波月光滉漾。星宿懸虛篷。雲雨暗逸漿。震澤商氣深。雄風駕濤浪。白鷗與蒼鴈。來往同簸蕩。吳潮海門闊。飛雪噴秋響。重重越山迎。汨汨溪流上。舟行歷旬日。佳景閱萬狀。孤征抱結思。所感動悽愴。安得同心人。詠歌共清賞。

釣臺詩并序

子陵先生抱超世絕俗之姿。糠粃世事。視萬乘如一介。富貴尙安能淫之乎。侯司徒乃欲日暮自屈語言。誠癡語也。雖與之素舊。豈足窺其際哉。知先生者。光武一人耳。三聘而起論道。故舊言不及政。自擬巢父。以明素心。光武固怏怏。不能終屈。先生則遂其志矣。世之論者。謂先生以風節自高。而厲當世。愚未嘗不以爲過也。若是。則有爲而爲之耳。夫天之賦於人者。有分。自聖人能全其天下。是則以其得數之多寡而成性。雖問學漸磨。去泰甚。猶不能反於全。先生得天之清淳澹泊而成性者也。鱗潛深困。鳳鳴高岡。安其所遇。紛紛游塵。誠不足以挽之。不然。則光武賢君也。少與

共學以光武知先生之明。先生豈不知光武之可與有爲乎。以賢人之招而不屈。可與有爲而不爲。是矯世立名者。豈先生之心哉。在廷俊乂。各司其局。可以守成。際時清明。足遂高蹈。羊裘耕釣。樂我天真。奚必以汨汨以易所性。所以縱言不屈。率意放禮。正欲示不臣之意也。至於廉勵漢末。興起節義。固其高風有以動之。此則仁人利益後世自然之效。非先生素期其如此也。某嘗七過釣臺之下。而不獲登。皇慶二年十月六日。歸自金陵。始獲瞻先生之像於堂。因追論先生之志。而系以詩。

盜莽絕炎運。唐焰煽方熾。英雄各懷忠。韜匿有所遲。真人一呼間。風雲浩無際。浮埃掃妖孽。磐石奠神器。先生淡無欲。耕釣聊避地。俯首千仞岡。一莞羣士戲。故人正九五。樂與共天位。棟梁及梓楠。堂構亦粗備。龍遊白雲鄉。美象寧受繫。事君當盡禮。豈不熟茲義。胡爲夜牀足。加腹罔敬忌。羊裘有何樂。若是志乃遂。高節全一時。善利自百世。桐江眇舊遊。山水貯清氣。升堂挹餘風。塵心等蟬蛻。

送胡秋白衢州學正

東陽有佳士。簪盍鍾山下。變文搗風雲。論事共樽俎。爲言諸孫行。二妙皆作者。有懷不可見。情若江河瀉。今此逢少君。秋月澄霽野。儒術久不振。屏棄如土赭。泮林雖儲材。槭棘亂梧檟。固當距詖行。扶植歸大雅。太末古名邦。生才今豈寡。善性水同趨。範模待良冶。

送敬參政

大行互中州。上有千丈松。稜稜歲寒節。豈惟動春風。力可回萬牛。材大古所庸。爲國作柱石。屹屹扶棟隆。秋霜凜清寒。忽化作霖雨。悠悠潮嶺間。草木得其所。上天仁萬物。寧徧覆西土。旦夕均四方。雲行施此普。環堵陳簞瓢。頗亦礪清節。皇皇駟馬車。時委窮巷轍。勤渠義方教。誤立門外雪。一旦冀北空。報德惟自潔。旂旄樹朔風。祖道車百兩。衆賓對膺舟。帆舉纜已放。今宵使星出。耿耿魁柄上。鵬翼若垂雲。楚天眇四望。

山中次韻酬馬生

學道如登途。進進不可止。轍迹每多歧。驅策宜審是。古來爲已學。不怨人不以。理義丈夫心。聲利兒女喜。賦質雖人殊。秉彝固天啓。發蒙自得師。乃可聞義徙。時時受提命。旦旦易聽視。不見雄雞冠。亦有犂牛子。所以先覺言。取友尙論世。老魚怯龍門。終在萬壑底。平生若臨川。無楫莫知濟。知濟謬悠身。俯仰祇自愧。馬生勳業胄。所稟當有異。青春且努力。白日不足恃。要須積厚風。堪負大鵬翅。我來爲山色。涉澗激屐齒。歸休旬日間。頗奪塵俗氣。胡爲浪驚喜。松下擁車騎。此中無捷徑。寧以是心至。學士希聖賢。如晦後晴霽。願子方望洋。渺焉莫窺際。搥埴難索途。因親宜慎始。

採藥

亭亭北山松。宿靄蔭深碧。蒼根走虬龍。巨榦盤鐵石。平生棟梁具。不受霜雪厄。兔絲得所附。裊裊掛千尺。流脂入九地。千歲化琥珀。我欲掇其英。俯仰費搜擿。紅爐轉丹砂。石髓變金液。但恐茫昧間。圖驥不可索。意長時苦促。雙鬢日夜白。刀圭或可試。習習在兩腋。蓬萊三萬里。詎謂弱水隔。他時來山中。故老應不識。

贈相士蔣竹山

我昔河內家。舊有知人名。遺書滿天下。誰能得其精。蔣叟從何來。自託老門生。知我三十年。少晦今當明。燕頷侯萬里。鳶肩列蓬瀛。世無貧賤人。安別貴與榮。我分已無聞。子言良可驚。何以贈子歸。妙論不在形。

城東南有虎羣行有司命獵者捕其二以獻

陰風曠晴空。羣虎不畏逐。豈惟牛與羊。亦有山婦哭。昨日當道行。今作机上肉。羣兇未盡去。何以慰荼毒。長林肉醉後。怒目方負隅。何人奮強弩。一矢糜其軀。

此處有闕葉。檢目錄。脫去種松對竹寄友人三首。復據陳綱跋文內有「其間仍脫落數葉竟莫能得」之句。殆卽此數葉也。

豈不念相從。天闊無處所。鳳兮歸何時。恥與鴻雀伍。

主人厭城市。愛此林泉居。下有石一拳。上有松數株。念茲冷淡物。可伴憔悴軀。所期在晚節。俯仰足與娛。我心不可轉。比石堅有餘。峯頭問長松。歲寒知何如。

用潘明之韻贈陶思齊

黃花狎秋霜。正色凌寒柯。淵明千載士。風流今幾何。雲仍踵芳躅。餘子不足多。老魚在澗谷。尺水無巨波。遠遊有壯志。拂劍鍾山阿。何當快翱翔。爲子擊筑歌。

又用韻遣興

秋山撼虛林。秋水揚素波。緩衣踞蟠石。怡盼庭樹柯。芳景良可惜。去日亦已多。天寒道路遠。奈此兩鬢何。

興來勿引酒。醉飲空悲歌。丈夫有志適。慷慨捫太阿。

遊里城栖霞寺衆將遷書塾

世途眩聲利。俛俛畢昏曉。平生嗜岑寂。夙昔事興束。討書扣禪扃。問字來鳥道。豈期猿鶴驚。可厭鼯鼯嘯。避險辭窮林。搜奇得遙島。巖巒互起伏。郭郭若環抱。泉深源乃長。山靜色更好。路窮佳境出。人遠塵跡掃。木杪棲莫霞。雲根被秋草。梵宮消歇餘。別室結構巧。道人謂余言。寥閔非所寶。我忻得所止。彼此尙奚校。本心若困水。澄湛勿敢撓。旣放豈易求。唯靜乃能保。耳目各有官。外亂中必擾。所接絕紛華。高明宜可造。至虛養吾全。有動中其要。學在謹操存。寧復蘊神妙。此山如有待。屐齒今始到。歸來二三子。不樂空自悼。

蔣聲父和前韻後衆不果遷再用韻

山虛風擅秋。林靜露涵曉。樓居樂清淨。簡冊肆探討。豈云尙幽棲。盍亦庶聞道。跫然空谷音。爲發蘇門嘯。黃花成久要。紛披樹煙島。落英入齒頰。清風溢襟抱。石間清芳泉。可使顏色好。南山有畸人。閉戶獨卻掃。中車招我來。雲邊更瑤草。我將飛佩遊。誰搆如簧巧。爭誇魏有珠。不悟楚無寶。子輿昔尙友。從事犯不校。一勺覆易空。千頃濁難撓。是中存幾何。胡乃不自保。潤澤普沾濡。小草自膠擾。君看擊海鵬。霄壤隨所造。車中有幾馬。御者握機要。事如樞得環。闔闢用皆妙。願茲天衢遙。非可一蹴到。甚矣猶自欺。卑哉亦堪悼。

酬吳正傳

澱江揚清波。秀氣產佳士。學優言更卑。神峻志無涖。求道本五經。尙友論千禩。文詞珠玉價。璀璨光燄起。

焉能遂倒瀾。抱璞良有俟。咸韶亂桑濮。益盎喜鬪洗。大道無晦明。斯人有臧否。乾坤幹元化。晝夜川逝水。總總散萬殊。昭昭歸一揆。巨細含分差。毫釐辨疑似。是中有卓然。可變非至理。從容適中和。極樂非可以。要須齊足目。豈必務口耳。真積乃有功。兩馬卻成軌。某也獨何人。佔畢聊復爾。眈眈謬異白。前卻昧所止。輕塵栖弱羽。簸蕩天萬里。日莫途且長。心遠迹自邇。佳篇出壯語。三復興愧恥。古人吝許可。名實貴相擬。汝南月旦評。一言定非是。顧茲藐末材。譽論何過侈。神交居匪遙。千里如一跬。意篤故不忘。時能致雙鯉。

五言律詩

暮春郊外

行行多勝事。石竇濺流泉。白鳥浮雲外。青山落日邊。風平花委地。野迥草連天。春事成牢落。人生一夢然。

遜山先生挽詩

天假文章手。家傳道義心。錦標雲外夢。紫綬日邊音。玉樹留春色。甘棠鎖暮陰。曾分上池水。遺愛在人心。

遊智者寺

風日景颼颼。松陰繫紫駟。白雲千載寺。黃葉四山秋。地勝樓臺接。林深虎豹遊。人生自可樂。此外復何求。
梁朝舊蘭若。雄據北山南。衲子分諸榻。詩翁老一龕。登臺生遠興。引酒縱清談。更有黃冠叟。口口得共參。
坐中有趙石泉

贈閑雲屋

聰明大顛老。儒行墨其名。傳道千燈續。論文四座驚。雲和虛室白。山與此心清。禪味真堪悅。何煩酒更傾。

戲題智者法師所浴瓶

玻璃瓶也

膽瓶容七尺。恍惚事非真。至道元無相。法身那有塵。擊牙知是妄。題木卽爲神。此老如堪起。予言試一詢。

次韻潘明之見勉之作

道邇師何在。才疏學未傳。白駒空永日。華髮已流年。彭澤陶元亮。南山孟浩然。行藏無芥蒂。秋水碧虛煙。

蕭兄臨行索詩卽席賦贈

相逢嗟久別。歸路復匆匆。我愧今原憲。君非舊阿蒙。山風驚落木。江日數飛鴻。舟颺西流水。明朝定向東。

次韻邱以道

善人不可見。弊帚值千金。往聖困源在。遺經旨趣深。青燈供夜讀。黃卷對朝吟。至道非難致。危微在此心。久懷聲籍甚。千里致雙魚。宦路終推轂。親聞且著書。才名賈太傅。文學馬相如。轍迹東循海。何時適我閩。汲汲時能幾。蘧蘧夢未醒。自憐頭染白。誰解眼垂青。心事沾泥絮。生涯逐浪萍。何人可私淑。諸老漸凋零。

金先生挽辭

德粹身常潤。時艱志莫舒。治安曾獻策。私淑幸遺書。方寸涵千古。襟懷滿太虛。哲人今已矣。吾道竟何如。統緒傳朱子。困源繼魯翁。誨人沛時雨。對客藹春風。志立修身本。誠存作聖功。遺言猶在耳。一慟闕幽宮。

鄭夫人挽辭

早歲勤蘋藻。中年賦栢舟。諸孫昌義族。一子耐靈邱。貞德晴空日。浮生逝水漚。白楊滿虛墓。風動葉颼颼。

己酉余年四十

白髮三千丈。青春四十年。兩牙搖欲落。雙膝痺如攣。強仕非時彥。無聞愧昔賢。自期終見惡。未忍捨遺編。

花溪道中

板橋橫古渡。村野帶平林。野鴨寒塘靜。山禽曉樹深。雨微風栗烈。雲暗雪侵尋。安道門前水。清遊豈獨吟。天寒道路遠。此去復何求。適意真爲樂。浮生底用憂。雲容低野樹。風力逆溪流。喜見梅花笑。相迎傍驛樓。

浦江方仲觀入城從學繼入公門今歸侍親求詩

百里來爲學。違親半載餘。莫雲飛故里。秋露濕行車。紅葉蟬聲老。黃花鴈影疎。漢朝尊吏事。何必業詩書。

秋夜己酉

月落牕仍暗。燈殘卷未收。家人催杼柚。穉子問更籌。冷露蟲搏夜。淒風樹怯秋。百年一瞬目。萬慮幾搔頭。志大空懷璧。交疎少斷金。半生成白首。十載對青衿。朝市灰心久。山林托興深。紅塵多汨沒。清夜幾沉吟。

過太湖

周迴萬水入。遠近數州環。南極疑無地。西浮直際山。三江歸海表。一徑界河間。白浪秋風疾。漁舟意尙閑。

偕璉城南晚望

落日山川迥。淒風鼓角收。故攜童冠出。來傍女墻遊。橋柱鰲頭起。沙汀燕尾流。雲煙孤寺塔。燈火萬安樓。荒章仍嘶馬。危湍莫載舟。目存皆絕景。心遠豈窮幽。北顧思皇起。南瞻憶沈侯。會須擊刁斗。踏月竟歸休。

七言古詩

次韻鄭性之遊多寶寺

瞿曇雪山身幾年。智慧兩足言因緣。東周伯陽談道德。鈎奇探隱文五千。江源濫觴委成海。旣灌凡土流潺湲。名山佳水占幾盡。金碧突兀凌霞煙。元和貞士掃糠粃。生辰月界箕斗躔。口箝扼氣莫吐。退則臺後行跋前。天文將喪鵬乃賦。唐風竟靡鳳不翩。北山雲仍嗜墳典。時被羽服還逃禪。寶山多寶信有得。除卿唱和佳篇連。空雲悠悠露山迥。片石鑿鑿分泉涓。畸人見詩思涉地。雜沓蠅紙相縈纏。浮生每嘆虛過隙。因學未足追逝川。臥遊倏歛盡裨海。長嘯白眼瞻青天。

題延月樓

崦嵫稅駕紅塵息。玉鏡飛空天地白。嬋娟先得何處多。齊雲翬翬高百尺。清光無私照寰海。舉頭千里明長在。主人欲擅四時秋。夜夜掀簾爲延待。人生見月幾圓缺。今昔人殊同此月。人迷夢覺月晦明。終古相磨寧暫歇。倚闌清嘯酒莫遲。銅壺催曉輪易歇。

酬潘明之在嘉興來招

華亭谷深紫煙溼。老鶴唳空眼垂碧。功名千歲衣染墨。遼陽骨換今幾日。華表時來語消息。九皋胎化頂未丹。海門雲冷高飛難。嘎然長鳴飲清湍。何當天風吹羽翰。方壺圓嶠同盤桓。

聞潘明之來錢塘因何先生行聊用寄懷

君不見絳侯木強尸相位。問以錢穀莫知對。挈提綱維振領要。語言訥訥時稱治。又不見弘羊平準容均輸。秋毫析判供主需。當年英氣亦蓋世。遺名身後今何如。君方小試居管庫。褰衣始躡青雲路。謹司出納人難能。談笑麾之有餘裕。斧斤刀鋸各有執。梓人中立一指顧。道傍腐鼠鳴鴟鴞。原上荒叢走狐兔。蠅頭微腥任逐逐。石峻泉清豈能汙。仕優爲學心更勤。五車文字晨莫親。置身道義中。尙友古天民。志昂跡滯滯。獨鶴游雞羣。湖光可人春事早。六橋風暖多芳草。馬蹄此日復追遊。日際白雲天尙杳。輒憑故人問音信。努力加殮爲君道。

題金月華藥物火候二圖

道涵萬物窮古今。冲虛無象那可尋。得之於心應於手。大地可使成黃金。陰符立言始三百。伯陽繼踵明至蹟。千篇萬論從此興。直指真機二三策。汞鉛龍虎皆假類。道妙先天本非器。兔魚未得藉筌蹄。圖上豈堪真索驥。赤城山人探天根。微辭奧旨將淑人。兩圖先後互體用。守中謂可存元神。西南地暖生紫芝。陽精夜夜臨虛危。相時發機奪天巧。太阿凜凜宜堅持。自昔聞之將脫屣。遽置彝倫恐非義。羨君參透此玄關。片言已泄師傳祕。須信天涯歧路多。三千六百爭相訛。

贈滕元一庚戌

元珠恍惚生秋水。善守谷神寧不死。虛中抱一求諸己。道不遠人應自邇。負笈擔簦空萬里。先生年來鬢已斑。對客時復談九還。刀圭謂可回朱顏。行滕纏足環塵闌。神仙豈必居三山。

再贈江行父

予少多艱。晚始知學。獲登金仁翁先生之門。雖諄諄提耳。而資稟凡下。放心莫閑。年來多病。志氣衰落。無復世慮。迺然有山林遁迹之興。當代君子。人自爲學。求其趨同意合者。蓋鮮。行父此來。言論數日。令人聳然。豈惟趨同意合。起我衰落之志氣者多矣。緬想先師。濟然出涕。故於行父之行。再歌以贈之。仲兄進修精恪。可以想見其人。亦以此爲贄。行父過蘭江。遇舊友吳正傳。試一歌之。正傳其爲我有感。

春風吹林兮集衆芳。英華發兮朝生光。元氣浩博兮不可控搏。觀有迹兮求無端。八荒無垠兮同此天。水之涖兮山之巔。貫金石兮遊魚鳶。楫操舟兮輪行車。事有幹兮物有初。泝流尋源兮合大同。頑堅蘊璧兮琢與礪。蘭皋幽人兮芙蓉衣。擿抉關茸兮握要機。交撞互擊兮聲琅琅。爲我起舞兮毛髮張。望吾師兮白雲鄉。人其逝兮涕泗滂。有美人兮在天方。羽翼短兮途路長。胡不念我兮歌斷腸。

酬趙玉相併寄意方存雅

羸坑尺簡飛劫塵。升堂絲竹故可溫。前修垂訓淑後昆。歲月幾何浩無垠。四列三條肇崑崙。斬絕枝葉求

本根。勿縱老眼迷紛紜。榮觀燕處靜爲君。灌溉方寸融陽春。操觚染翰如有神。洪流出峽萬里奔。采掇奇巧務掇文。惟勤割穫慵耕耘。茶蓼未薈空倉困。浦陽山人嗜典墳。絕利應可求一源。高談驚座雄波翻。作詩來爲洗睡昏。字字圓潔磨瑤琨。平居卻掃自掩門。夜對燈火朝清暉。未契妙理泥語言。雛鶴心遠身難羣。四十已矣真無聞。羨君仁理有隱淪。清時尙復漁渭濱。文詞落筆四千鈞。直與元氣相吐吞。我鄉諸老名日湮。歸然獨覩靈光存。如川趨海知所尊。北顧每隔長山雲。我有蘭艾沐且熏。何時一辯志可伸。憑君爲我言殷勤。

遊龍回寺碧雲堂有何無適草書

蒼鱗作霖回壑裏。竟化長岡飛不起。何年老僧飛錫來。強架檐楹萬山底。碧雲石梯如登天。俯視竹樹行其巔。巖巒起伏呈怪狀。壯若羣馬奔吾前。何仙去不復返。滿壁龍蛇驚醉眼。可憐一半委塗泥。況復陟危混苔蘚。山翁摸榻妙入神。永和繭紙且逼真。勸君勿辭一日力。爲我留爲百世珍。君不見二王舊帖皆殘編。至今不惜千金傳。

次韻方存雅登八詠樓感舊

巧智相資外馳騫。內瘡爲感黃金注。靈明汗滓互翕張。地厚天高幾易處。紫陽麗澤輝一時。浙源遠合江東婺。回視八表掃秕糠。昭融千載披雲霧。直從領下得明珠。驪龍睡困那能護。鞭笞鸞鶴仙已歸。步武室堂人亦去。先生問道舊典型。筆下縱橫五花吐。山林嘉遜名自隨。富貴浮塵行所素。摛辭欲短子建墻。博

物猶窮陸璣疏。來凭口暢恍舊遊。慨憶前題誰贊助。平生喜識龐德公。況復長哦落霞句。已降既見傾蓋親。何用咨嗟歲年莫。簡編疑缺浩千萬。憑藉先知爲溫故。微辭正欲辨白馬。古調寧惟聽朱鷺。嶽嶽小徑勿敢遊。且向康莊問人路。

立秋日寄趙璉

蘭皋慘碧煙萋萋。徘徊不忍竟與糜。欲窮目力望江水。江風故挾雙舟飛。歸來復對啾啾者。思才俯首西窗下。旣中駿足逐春風。執策臨之盡凡馬。拂硯挑燈披竹素。朝昏總是懷人處。有時獨倚南面樓。不見冥鴻北征路。

題趙氏復墳詩卷

山岡擇地尋牛眠。北山鑿石椁已堅。百年邱隴豈易保。子孫爲主須親賢。眩人無父那知義。族屬昏愚罔同利。大明疑有玉爲魚。祇樹何辭金布地。聞孫投牒情農傷。青甓旣復氣乃揚。羨門荆棘爲剪伐。宰上拱木重生光。吁嗟長陵一抔土。竟消骨化今何所。寒食誰將飯一盂。枯柏蕭蕭泣愁雨。

送方存雅遊永嘉

吳公父任永嘉文學。約與同往。未幾公父歿。今自爲此行。

思遠樓前會昌湖。花開十里紅芙蓉。香消色盡水痕落。秋氣颯爽涵冰壺。巨鯨戴山兩歧出。中江屹立雙浮屠。潮聲來往撞晝夜。惴惴不敢鳴鐘魚。鴈峯南北插雲漢。千尺亂削青珊瑚。靈巖怪壑山鬼祕。木屐齒敝終迷途。二蕩靈運所未見。先生臥遊亦已久。目擊自勝遙披圖。芹宮博士舊膠漆。待瓜未熟行與俱。絕絃掛劍

歲月改。春風夢遠意竟孤。竭來清興復未罷。束書負笈爰載驅。永嘉奧學有祖述。伊洛餘澤猶沾濡。水心百年仰文獻。心齋一世稱範模。詞章問學各有得。耿耿輩出今豈無。搜羅人物覽世槩。收拾佳趣歸奚奴。平生遠游有志願。局束不得爲君徒。待君翻載珠玉富。敬誦想像聊爲娛。

送諸暨俞州判

北風蕭蕭吹江蘆。清霜載道冰在鬚。奚奴束書催上車。政成卷旆歸京都。暨陽眇處天一隅。里閭凋瘵煩爬梳。負戈攘臂衆暴寡。探囊拏篋爭捐軀。天民秉彝同好德。帶牛端爲饑寒驅。倅州寬惠別淑慝。瘴惡豈必連妻孥。甘棠蔽芾有餘蔭。百里寧謐無援桴。存心忠孝本天性。爲政固與常人殊。壽昌自樂歸河中。希文隱憂居江湖。白雲舍近畢至願。青霄路迥寧躊躇。前年螟旱遍八區。一夫不獲今豈無。願君易地盡仁愛。返淳敦俗需吾儒。

馬公嶺

層巒疊嶂危相倚。亂若飄風湧秋水。寒松荒草間蒼黃。照眼崢嶸三十里。初如井底觀空虛。一峯巍然中獨尊。縈回百折至絕頂。俯視衆嶺來兒孫。人言此山插霄漢。馬不容鞭僕夫嘆。攀援何異蜀道難。氣竭神疲背流汗。熟視徐行路覺平。心寬意適步更輕。志須預定自遠到。世事豈得終無成。我來正值窮冬月。倚杖巖前嚼松雪。午店煙生野飯香。陽坡日近梅花發。寄語悠悠行路人。乾坤設險君勿嗔。胸中芥蒂未盡去。須信坦道多荆榛。

題姑蘇臺

姑蘇城上姑蘇臺。青山百里娥眉開。平郊如掌思清遠。昔人樂極會生哀。大讐未復敵不死。壯志消磨侈心起。會稽捷甲功自多。種蠡深謀誠未已。不知佳冶能傾國。莫莫朝朝醉春色。勳臣抉眼視東門。越女還爲越人得。只今興廢總成空。惟餘碧草搖淒風。可憐千古臺前水。不洗當年甬東恥。

雨華臺

大江斷後誰絕前。右踞蒼虎龍左蟠。英雄角逐三百載。庭花玉樹歌聲殘。王氣消磨城郭改。荒村古木棲寒煙。我來兩月不出戶。登臺始覺天宇寬。城中樓觀在井底。環視百里皆峯巒。烈風拔樹雲蔽野。飛電霹靂驅蜿蜒。虛亭坐視河海湧。平地立見波濤翻。天開翳掃羣響息。空翠削出滁和山。陰陽雲雨反覆手。向來喜懼誠無端。興亡世事亦如此。俯仰千歲須臾間。

春城晚步分我字

紅樓鼓歇烏輪墮。淺水橫舟弄漁火。春風生草雉堞青。隨處輭茵供小坐。斷煙飛鳥入杳冥。關市行人競么麼。溪城斗大無遠趣。日礙雲山深瑣瑣。驕駟騁駕路或迷。蜩鷓搶枋口非左。歸同三子歌考槃。茫茫宇宙誰知我。

友人招飲榴花下

瘴風惡雨消餘春。春歸到處成清陰。萬枝濃綠幻春色。絳葩丹蕊俄森森。祝融行部過九地。誤縱炬火燒

園林艷粧炙日色更好。泠泠著雨紅尤深。浩歌相對作痛飲。有花爲伴非孤斟。支頤半醉不成夢。恍惚錯錯供微吟。只愁明日便搖落。徘徊欲去還重臨。會須秋風拆珠寶。當載樽酒相追尋。

七言律詩

送焦達夫 戊申

宦遊南土侍親闈。此日還鄉被綵衣。幾度論文方契合。一言話別忍相違。長風送棹江聲急。落日橫雲鴈影微。水際梅花如舊識。冷容對客共依依。

贈王斗山

骨肉斯文氣味投。春風芹藻憶同遊。故人別後無青眼。此日相逢笑白頭。匣劍光橫南斗夜。鳳梧陰冷峴山秋。唯應且試連鰲手。未許江干下直鉤。

謝趙肅甫遺著

天產瑰奇淮蔡鄉。發揮奇數肇羲皇。靈龜入地千年老。神艾當陽十尺長。遠寄江湖憑驛騎。喜歸蓬華對書牀。玩占從此無疑事。感物思人意不忘。

次韻潘明之易巾 巾陶思齊所製并戲之

澆酒當年制巧縫。雲孫此日藝仍工。接羅倒著情猶適。章甫從宜志未窮。西漢神仙新事業。前唐進士舊

家風自憐短帽無心整。鏡裏愁看兩鬢華。

三月十五夜登迎華觀

夜深來此倚闌干。千里樓臺俯首看。月到天中花影正。露零平地草光寒。氣清更覺山川近。意遠從知宇宙寬。長嘯一聲雲外落。幾家兒女夢初殘。

青田大鶴洞

有葉法善試劍石。舊有大鶴巢于上。復有青牛在下。

榕影扶疎路九回。仙家那復著塵埃。山間田在牛終隱。石上巢空鶴下來。丹竈無灰惟白草。劍鋒有迹自蒼苔。洞中道士今何處。三扣雲關杳莫開。

放棹行

安溪湖平行棹多。黃頭豎兒倚棹歌。梅花照眼送寒色。酒暈着臉生春和。炎涼世態翻覆手。江水長靜風吹波。出門一笑天萬里。白鷗浩蕩如吾何。

自飛霞觀登積穀山癸丑

磨崖自古翳苔痕。敗葉垂蘿徑可捫。靈運詩存池尙草。劉郎仙去洞無門。潮來江闊山風急。日落雲橫海氣昏。欲望城中登絕頂。□□觸目不堪論。

自江心回復遊西山

才返中川一棹雲。西巖無負此良辰。紫芝峯下長松晚。綠野橋邊流水春。竹杖持身行樂客。桃花映臉醉

歸人道傍孝子何年墓。宿草蕭蕭暗莫塵。

西山萬象亭

亂峯盡處接浮雲。東望悠悠萬事陳。百里江流縈縞帶。滿城居室比魚鱗。野僧倚竹嘯留客。山鳥穿林啼喚人。落日亭中一杯酒。何年復此對晴春。

故宮

六朝城郭渺茫間。南國重來築九關。空恨赤龍潛越水。祇餘蒼隴對鐘山。茂禾夾道秋風疾。枯柳依墻落日閑。西闕歸然尋丈地。宮溝偃月共潺湲。

九月十七日登清涼寺翠微亭故址

梵宇崢嶸枕石頭。倚風極目立荒邱。黃花覆地初經雨。白鴈橫雲帶遠秋。城郭已非山故在。江淮失險水空流。衲僧八十仍多病。收淚殷勤說故侯。

春夜次韻

饑鳥驚鵲起南枝。夢入槐柯覺亦悲。花裏樓臺春到早。竹間窗戶月來遲。篝熏翠被爐存火。燈落紅星硯汗池。可惜風光半塵土。明朝火急報君知。兩部蛙聲似打衙。披衣清坐厭紛譁。門同靖節日長閉。家近相如意可賒。低幕風生翻宿燕。小簷雨歇落輕花。玉琴聲斷尋幽夢。回首西窗月未斜。

送余之間赴烏臺

江南佳麗萃金陵。早歲遊觀壯氣伸。月旦當年曾許子。平原今日更須人。鷹鷂得志三秋翮。鴻鴈隨陽萬里身。入手功名便回首。白雲深處有鱸蓴。

次韻子昭

經德無回貴自持。人心未信肯天欺。終期辭貨規楊震。未必償金汙不疑。弱卉霜零知勁草。健翎風薄寄深枝。公庭事簡多休沐。舉案同吟四牡詩。

次韻王中齋登拱翠樓詩

魯醉危樓坐石坡。彈箏擊缶醉婆娑。蓬飛已改流年髻。木老猶存舊日柯。紅樹參差秋水遠。碧山高下夕陽多。此時還縱西風眼。共倚闌干起浩歌。

秋莫有懷

十二闌干倚翠微。露華寒重逼羅衣。碧天連水思空遠。衰草滿庭人未歸。秋雨樓臺幾寂寞。春風院落自芳菲。冥鴻應有青霄侶。爲隔閑雲尙獨飛。

次韻王景元春莫

茂林陰裏據胡床。賸喜天然密屋張。水覆落花紅浪遠。蘆翻秀麥翠雲長。春塘絮盡風無力。曉樹枝明露有光。隨分眼前生意足。對窗野草發幽香。

寄許克勤

小窗燈火對絃歌。探賸鉤玄義不頗。有志定須搏北海。離羣應是老西河。雲翻雨覆交情薄。瀾靡波頽末學多。清夜沉吟正相憶。柯山月落碧嵯峨。

七言絕句

卽席用蘇世賢韻送郭子昭

攬轡春風入駿蹄。兩堤煙柳護晴溪。黃鶯自有留人意。相對殘紅不忍啼。數載燈窗筆硯親。往來問字不辭頻。于今便有雲泥隔。折柳亭前又送人。落花高下弄菲菲。多少離愁付笛吹。別後故人休忘卻。與君重賦渭城詩。

社日

秋豚已腩野雞肥。咲對西風挹酒卮。有耳厭聽塵裏事。任教鬢曠不須治。

哭空谷師

甘棠遺裔繼高陽。衣染緇塵樂法王。四十七年成大夢。那知今度夢尤長。孤鴈離羣得意飛。稻梁秋靜羽毛微。不知何處逢繒繳。雲冷空江夜不歸。霜入楓林葉已丹。風鳴籟動助悲酸。山人歸去鶴空怨。清夜月高榕影寒。

次韻潘明之秋思

西風冉冉鬢毛侵。鳳老梧衰鎖夕陰。倚遍闌干重回首。斷鴻千里暮雲深。
靈槎夢徹漏聲殘。河漢無雲動碧瀾。閨闈班齊香案近。天衢月白露華寒。

舟中贈璉

行人流水共悠悠。雨洒溪風萬點愁。別棹不來天欲暮。倚絃無語看浮漚。

過西湖

不見湖光十五年。滿堤煙雨復乘船。蕩荷岸柳渾依舊。鬢上星星只自憐。

夜過黃泥渡

夜深風息水安流。白鴈黃蘆滿眼秋。行李蕭蕭官棹穩。臥看明月過真州。

趙昌甫詩卷

昌甫以辛丑歲副月魯花使宋。大臣阻蔽。不使廷見。拘之他所。月魯花病卒。昌甫欲自決不果。囚繫三十六年。大兵下江南。然後歸。

馬安不殉王忠死。常惠終隨漢節歸。亡國折衝無善策。使星千載日光輝。

詞

次韻潘明之祝英臺秋思

上簾鉤。開硯匣。詩興在風柳。磊砢胸懷。臨鏡謾搔首。看他冉冉來鴻。匆匆歸燕。時不再。且須傾酒。釣鯨手。無奈萬里煙波。空舟竟何有。未卜行藏。心事幾凭牖。最宜野月穿窗。山雲擁戶。箇中樂。有人知否。

蝶戀花 正月十一日

楊柳池臺春信早。簾捲東風。猶帶餘寒峭。暖透博山紅霧繞。洞簫扶起歌聲杳。初試花冠金鳳小。鬢亂釵橫。長怯傍人笑。銀燭未殘樽未倒。雞聲漏永頻催曉。

右白雲先生文集四卷。余鶴潭夫子珍藏本也。曩時獲侍師門。示以吾婺先賢書集之盛。其東萊魯齋仁山諸公之文。幸皆鏤板。惟白雲一集。不惟板毀無存。卽卷帖亦不多觀。予曾重價購藏。寶爲拱壁。以俟世之有力者梓之。余時默記於心。今東湖余友孔時。遣子就學。適先集鐫成。告以白雲文集。世鮮流傳。又欣然欲刻。余不啻志愜心喜。往謁師門。乞本付雕。夫子喜不自勝。出書相示。余莊誦一過。見其字句多訛。細爲較政。補其遺缺。而詮次之。俾付諸梓。顧先生之集。自正德陳公綱鐫後。迄今二百餘年。書將湮沒。復得金君孔時。再爲刊刻。深羨克廣其傳之意。因題其籤曰。許白雲先生傳集。爰不揣弁鄙。書之集後。以識此書始末。俾讀之者。知金君表彰先賢之心甚切。而深幸此集之不終於泯沒也。雍正十年夏月。金華後學黃廷元謹跋。

附錄

序

斯道也。堯舜禹湯文武以之相傳。而至於周公孔孟焉。孟子沒。而其傳泯焉。漢唐之儒。若賈誼董仲舒韓昌黎亦庶幾乎斯道也。醇疵相間。故卒未有接乎孟氏之傳者。歷千又餘年。至於有宋。真儒輩出。如周程張朱數君子者。始有以承孟氏之絕學矣。繼之以真西山蔡九峰胡文定之屬。皆所以闡明斯道者也。迨夫元之許魯齋劉靜修吳草廬又皆篤信斯道者也。其白雲先生則又得夫朱子之正傳。而能大顯斯道者也。先儒謂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夫豈不信。今觀其文。究極夫六經。出入乎子史。浸淫於羣書。其規模固不出乎韓氏柳氏之文。然不樂聲利。則非退之溺於功名之可擬。操持節槩。則非宗元黨比勢要之可侔。修身體道。佩仁服義。故其發之於言辭也。深厚而雄博。至誠而諄悉。故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若先生者。誠有以任夫聖賢斯道之統緒矣。先生之沒。迄今百有餘年。其所著之書。見其傳於世也。余幼時得之於祖妣王氏之家。蓋王氏之先有諱麟者。實受學於先生之門。故其家多存先生之遺書焉。此蓋先生之草稿也。其手澤尙新。惜當時未有能編次以成帙者。故詩文雜亂而無統紀。簡策歷久而頗殘缺。余因而次第之。分爲四卷。繕寫爲集。藏之巾

筭以俟他日託之有力者而板行之。憶昔歐陽子得韓文於漢東李氏之敝筐而甚愛之。時去韓子蓋已二百年矣。遂以之而倡率學者。其後天下之士非韓不學也。至於今猶然。豈不盛哉。先生之文隱而復見者。而與韓無異。余得先生之文愛而好之也。而與歐不殊。蓋先生之學識純正。則超軼於韓子。余之闇劣卑微。則深慙於歐公。尙何足與先生文爲之輕重哉。幸知言君子倡率之。如歐之於韓也。則先生之文不患乎不行於世矣。此余之所望也。歐陽之記韓文曰。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道當然也。先生是集若行。則其所以左右聖賢相傳之道者。將爲不小也。先生諱謙。字益之。世號白雲先生。詳見元史。茲不贅言也。正統丁卯歲秋七月既望。金臺後學李伸序。

吾婺道學之傳。自宋東萊呂成公。以身任其道。倡鳴於南渡之後。卓乎不可及已。元有仁山金文安公。以其傳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者。而傳之白雲許文懿公。蓋北山得於勉齋黃氏。而勉齋實出考亭朱子之門。故傳得其正。粹然以道名家。他如待制浦陽柳公。侍講烏傷黃公。禮部蘭谿吳公。翰林東陽張公。及國朝學士景濂宋公。待制子克王公。皆以斯文羽翼其道者也。海內論鄉學淵源之懿。師友繼承之篤。蓋莫如吾婺。而吾婺晚生後學。一何繼承之寥寥哉。蓋嘗讀其文。則亦知其道矣。近吾忝第賢科。拜憲職。出巡東廣。偶與方伯江浦張公。論事之暇。談及吾婺在昔理學之盛。忽袖出許公白雲集寫本四卷見示。且曰。欲刻之。未能予得之。昕夕莊誦。殆忘寢食。儼乎身登其門。聆其誨。而歎親炙之罔及也。因節廩

食之餘。助方伯公購梓。刻之庠舍。以嘉惠來學。方伯公謂予宜有序。因竊歎曰。昔許公嘗云。君子之身存。而其道之行不行者。天也。身亡而其書之傳不傳者。人也。夫書之傳。卽其道之行。今許公身雖沒。已踰百年。而一旦賴方伯公。出其遺書。以行於世。使來學。知所敬承。豈非待其人而傳乎。敢以此僭引諸篇端。成化二年歲次丙戌春正月既望。後學金華陳相序。

二十六年。前余從今國學李先生遊。得許白雲先生文集一帙。愛之不啻拱璧。惜謄寫不佳。後官比部。命胥吏沈純者錄出。欲刊行之。願力有未逮。及爲郡於吉。遷廣藩。力可爲矣。而庶政填委。北陌南阡。奔走之不暇。劬勩搶攘。事有急於此者。雖然。先生之名在天下。後世昭如日星。不係於言語文字之有無。區區言語文字。豈足以盡先生之道。而刊不刊。亦不係斯文之顯晦也。姑藏之以俟時云。成化乙酉歲冬十月穀旦。後學江浦張瑄謹書。

許文懿公先生詩文四卷。迺我先大父巡按廣東時刻者。今經五十四年。綱又承乏僉廣東按察司事。因憶少年時。嘗讀是書。惜其傳之未廣。故事事之餘。卽詢此板。蓋已湮沒無存矣。旣而奉敕兵備嶺西。遂命肇慶府儒學教授王玉輩博訪之。越數月。庠生梁玠。蒐得此編。亦多殘闕。復命王玉輩多方考訂。其間仍脫落數葉。竟莫能得。噫嘻。是書匪直金華得之者少。而廣東得之者亦少。則天下學者不多得。可知矣。亟欲節糜重刻。成我先大父之德。以廣其傳。適肇慶知府黃君瑗。同知徐君鍾淮。僉曰。某等亦嘗雅慕是書。求之未得。幸而得之。當各捐俸。共成其美。若夫先生道統之緒。人品之高。詩文之雄。天下後世無不知之。

復何容喙。然其立言甚富，固不止此。今復見者，亦獨此編。因易其籤曰白雲存稿。正德十三年冬十一月穀旦，後學金華陳綱謹識。

余爲諸生太學時，嘗購是集市肆中，蓋寫本也。未詳伊誰而善，旣失去。且三十年，得端州之刻，意未愜。不再歲，重蝕於蟻，益病焉。圖新南海袁校官吉，得石江歐陽督學鈔經餘梓，不惜膽翻一過，以畀學者，并諧往觀。夫夸誕無益，爭售近時詩文，徒增厭笑。於行是集孰爲勝也。故成之。嘉靖甲申秋九月晦，淮陰胡連識。

書學箴後

元史取學術足以輔教傳後者，著儒學傳，而金華許謙居其一焉。謙字益之，世稱白雲先生，受學於同郡金履祥，履祥學於何基，基學於黃榦，榦則朱子入室弟子也。傳授之正，厥有源委。故當時登門者以爲榮幸。東平王君麟踰齊魯，涉江淮，遠來從先生遊，及基謁告歸省，先生懼其荒而業也，手書所著學箴以勉之。而大要以存心爲本，吁！先生之教人者如此，史之所稱，信不誣矣。旣而王君以鄉貢進士，典教昌平，其所以淑諸人者，又豈出乎先生規矩之外哉！惜余不及見之，嗣子延齡與余同官翰林，出此卷求題，輒疏其授受所自，識諸左方，以致景仰之私云耳。永樂辛卯三月望日，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永嘉黃淮書。

右學箴一篇，金華許謙先生書以遺其徒東平王麟，辭優理至，誠有以得乎爲學之要。今麟之子延齡爲

翰林檢討。用表章之。間以示予。讀之三。復起敬。有以見先生教人以道。而麟必能造其闢奧。惜乎未有以考見其成也。且予聞麟之事先先生。克盡其道。居維揚時。聞先生歿。悲不自勝。卽爲發喪。後凡遇生辰忌日。必設祭。去酒肉不食。於此可以見先生之德。漸漬於人心者深。而麟之所以報先生者。亦極其至也。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麟蓋有焉。近世斯道不明。教者不以正。而學者無其誠。有朝立館下。而夕相詆訾。雖韓昌黎猶不能無憾於籍湜輩。矧其他乎。求如麟之所爲。邈乎遼絕。麟可謂有道乎哉。先生之教。於是乎在矣。不揣僭踰。用敢書此於後。以警夫世之爲師弟子者。先生字益之。號白雲處士。元史有傳。麟領元鄉薦。仕爲昌平教諭。以終。然所用未究其所學。吁。惜哉。因書此於卷末以歸。延齡宜寶之。勿失也。永樂辛卯夏五月端陽日。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廬陵胡廣拜手謹書。

昔聞翰林檢討王延齡先生云。其先君從許益之先生學。得考亭之正傳。先生嘗手書學箴一幅。以遺之。延齡珍藏於家。將終。授其甥李公方曙。持以示予。字畫遒勁沈實。非表裏一於敬者。不能作。見之不覺正立拱手。其辭則以一心爲酬酢。萬變之主。然不能無欲以間之。在治而去之也。學貴知要。知要則能守約。故其傳萬世無弊也。學者宜服膺於是焉。後學東吳張洪書。

理學之在天地間。猶布帛菽粟之切於民生日用。不可以一日舍也。舍之則民凍且餒矣。雖有夜光之珍。連城之璧。奚以爲。故自三代以還。歷漢唐而宋。濂洛諸君子。始接洙泗之傳。而大集於考亭。及考亭門人。勉齋傳之。而得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二公相師友。而又得白雲許文懿公傳之。然皆婺人也。親

相授受。不失其傳。考亭之學。至是蓋益明矣。予嘗見公白雲集一帙。讀之恨未全也。茲於方伯江浦張公所。又得一帙。讀之。末則附錄示門人王君麟學箴一篇。係以永樂間諸翰林題跋。公亦欲予言之。蓋益嘆夫文懿之言。皆諄諄懇到。不背師說。真有功於理學也。公其出而全之。豈不深有便於後學。欲尋文懿之緒餘者哉。天順六年壬午夏六月既望。翰林侍讀學士直文華殿後學雲間錢溥謹跋。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 雲 白

錄附詞附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許 謙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 海 河 南 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河 南 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及 各 埠

六二二〇

大 七

五



080